

御製律呂正義



卷全五  
之八十七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之八十五

樂制考八

宋一



樂宋

太祖建隆元年。判太常竇儼上二舞十二樂曲名樂章。帝初受命。以儼兼太常。儼奏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爲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爲高安。祭地爲靜安。宗廟爲理安。天地宗廟爲嘉安。皇帝臨軒爲隆安。王公出入爲正安。皇帝飲食爲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爲順安。皇太子軒懸出入爲良安。正冬朝會爲永安。郊廟俎入爲豐安。祭饗酌獻飲福受胙爲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

農用靜安

定宗廟樂舞。

有司上言。僖祖文獻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順祖惠元皇帝室。奏大寧之舞。翼祖簡恭皇帝室。奏大順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大慶之舞。從之。

乾德元年。翰林學士承旨陶穀撰定祀曲。

穀奉詔撰定祀感生帝之樂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用保安。奠玉帛用慶安。司徒奉俎用成安。酌獻

用崇安。飲福用廣安。亞獻用文安。送神用普安。

五代以來。樂工未具。帝行郊饗之禮。詔選開封府樂工八百三十人。權隸太常習鼓吹。

二年。命判太常寺和峴定雅樂。

建隆初。用王朴樂。帝謂其聲高。近于哀思。不合中和。又念朴與竇儼素名知樂。皆已淪沒。詔峴討論其理。峴言以朴所定律呂之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于此。乃詔依古法。別創新尺。以定律呂。

四年。毀孟昶樂器。

帝平蜀。遣拾遺孫吉。取孟昶偽宮懸至京師。太常官

屬閭視。考其樂器。不協音律。命毀棄之。  
造宮懸。

和峴言。大樂署舊制。宮懸三十六簾。設于庭。登歌兩架。設于殿上。望詔有司。別造。仍令徐州求泗濱石。以充磬材。許之。先是。晉開運末。樂器淪陷。至是。始令有司。復二舞十二案之制。二舞郎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視教坊。開封樂籍。選樂工子弟。以備其列。冠服準舊制。鼓吹十二案。其制。設壇床十二。爲熊羆騰倚之狀。以承其下。每案設大鼓羽葆鼓金鐃各一。歌簫笳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

正樂器。改二舞。

和峴言。樂器中有义手笛。樂工考驗。皆與雅音相應。按唐呂才歌白雪之琴。馬滔進太一之樂。當時得與宮懸之籍。况此笛足以協十二旋相之宮。亦可通八十四調。其制如雅笛而小。長九寸。與黃鐘管等。其竅有六。左四右二。樂人執持。兩手相交。有拱立之狀。請名之曰拱宸管。望於十二案。十二編磬并登歌兩架。各設其一。編於令式。詔可。自國初以來。御正殿。受朝賀。用宮縣。次御別殿。羣臣上壽。舉教坊樂。是歲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賀畢。羣臣詣大明殿。行上壽禮。始用

雅樂。登歌二舞。是月。和峴又上言。郊廟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綴兆。未稱武功文德之形容。又依古義。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揖讓受禪。宜先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元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殿宇所用文舞爲元德升聞之舞。其舞人約唐太宗舞圖。用一百二十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爲八行。行十六人。皆着履執拂。服袴褶。冠進賢冠。引舞二人。各執五采纛。其舞狀文容變數。聊更增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字內。卽當次奏武舞。按尚書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請改

爲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數行列。悉同文舞。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執五采旗。其舞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淮揚底定。四變象荆湖歸服。五變象邛蜀納款。六變象兵還振旅。乃別撰武曲樂章。其鑿鐸雅相金錡鼗鼓。并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卽依樂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請于郊廟仍舊通用。又按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鴈天馬之義。作景雲河清歌。名燕樂。元會第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荆南進甘露。京兆果州進嘉禾。黃州進紫芝。和州進綠毛龜。黃州進白兔。欲依

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瑞各一曲。每朝會登歌首奏之。有詔。二舞人數衣冠悉仍舊制。樂章如所請。

六年。和峴上四瑞樂章。郊祀樂曲。

峴言。漢朝獲天馬赤鴈神鼎白麟之瑞。並為郊歌。國朝合州進瑞木成文。馴象由遠方自至。秦州獲白鳥。黃州獲白雀。並宜播在筦絃。薦于宗廟。詔峴作瑞文。馴象玉烏皓雀四瑞樂章。以備登歌。峴又言。按開元禮。郊祀車駕還宮。入嘉德門。奏采茨之樂。入太極門。奏太和之樂。今郊祀禮畢。登樓肆赦。然後還宮。宮縣

但用隆安。不用采茨。其隆安樂章。本是御殿之辭。伏詳禮意。隆安之樂。自內而出。采茨之樂。自外而入。若不並用。有失舊典。今太樂署丞王光裕。誦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律。別撰其辭。每郊祀畢。車駕初入奏之。御樓禮畢。還宮。即奏隆安之樂。並從之。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用教坊樂。

冬至上壽。帝命太常復叅教坊樂用之。

端拱元年。製五瑞曲。

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獻麒麟。雍熙中。蘇州貢白龜。是年。澶州河清。廣州鳳凰集。其諸州麥兩穗三穗者。連

歲來上。有司請以此五瑞為祥麟丹鳳河清白龜瑞麥之曲。薦于朝會。從之。

淳化二年。復改二舞名。

太子中允和蒙上言。兄峴于乾德中。約唐志故事。請改殿庭二舞之名。舞有六變之象。每變各有樂章。歌詠太祖功業。今觀來歲正會之儀。登歌五瑞之曲。已從改製。則文武二舞。亦當定其名。周易有化成天下之辭。謂文德也。漢史有威加海內之歌。謂武功也。望改殿庭舊用元德升聞之舞。為化成天下之舞。天下大定之舞。為威加海內之舞。其舞六變。一變象登臺

講武。二變象漳泉奉土。三變象杭越來朝。四變象克殄并汾。五變象肅清銀夏。六變象兵還振旅。每變樂章各一首。詔可。

按殿庭二舞。易名于太宗。後真宗復詔用乾德舊名。

三年。作四瑞樂章。

元日朝賀畢。帝再御乾元殿。羣臣上壽。復用宮縣二舞。登歌五瑞曲。遂為定制。和蒙又請取今朝祥瑞之殊尤者。作為四瑞樂章。備郊廟奠獻。以代舊曲。詔從之。



按四瑞之曲。有司雖承詔。不能奉行。故其曲闕而不傳。

至道元年。增琴絃。

帝謂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後王因之。復加文武二絃。乃增作九絃琴。五絃阮。別造新譜三十七卷。以示中書門下。因謂曰。雅樂與鄭衛不同。鄭聲淫。非中和之道。朕常思雅正之音。可以治心。原古聖之旨。尚存遺美。琴七絃。朕今增之為九。其名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則九奏克諧而不亂矣。阮四絃。增之為五。其名曰水火金木土。則五材並用而不悖矣。因命待

詔朱文濟蔡裔。齎琴阮詣中書。彈新聲。詔宰相及近侍咸聽焉。由是中外獻賦頌者數十人。

二年。太常獻九絃琴圖。

音律官田琮。以九絃琴五絃阮。均配十二律。旋相為宮。隔八相生。並協律呂。冠于雅樂。仍具圖以獻。帝覽而善之。自是遂廢拱宸管。

按琴阮有鳳歸林鶴唳天等曲。皆太宗所製也。後真宗以太宗所製曲名三百九十。及九絃琴五絃阮譜字變絃法。并調弄操引名。共三百三十六。付史館大樂局。仁宗以琴阮譜賜羣臣。

真宗咸平四年。試樂工。

太常寺言。樂工習藝不精。每祭饗郊廟。止奏黃鐘宮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望示條約。乃命翰林學士夏侯嶠。判寺郭贄。同按試。擇其曉習月律者。悉增月俸。自餘權停廩給。再俾學習。以獎勵之。雖頗振綱紀。然亦未能精備。蓋樂工止以年勞次補。而不以藝進。至有抱其器而不能振作者。故難于驟變。

景德二年。修樂器。正音律。

監察御史艾仲孺請修飾樂器。調正音律。詔翰林學士李宗諤權判太常寺。及令內臣監修樂器。復以龍圖閣待制戚綸同判寺事。乃命太常樂鼓吹兩署校其優劣。黜去濫吹者五十餘人。宗諤因編次律呂法度樂物名數。目曰樂纂。又裁定兩署工人。試補條式。及肄習程課。

四年。閱太常新集雅樂。

帝御崇政殿。張宮縣閱試。召宰執親王臨視。李宗諤執樂譜立侍。先以鐘磬按律準。次令登歌鍾磬塤箎琴阮笙簫各二色合奏。箏琴筑三色合奏。迭爲一曲。復擊鐃鐘爲六變九變。又爲朝會上壽之樂。及文武二舞。鼓吹導引警夜之曲。帝甚悅。舊制。巢笙和笙。每

變宮之際。必換義管。然難于遽易。樂工單仲辛。遂改  
為一定之制。不復旋易。與諸宮皆協。又令仲辛誕唱  
八十四調曲。遂詔補副樂正。賜袍笏銀帶。自餘皆賜  
衣帶緡錢。又賜宗諤等器幣有差。自是樂府制度。頗  
有倫理。

大祠用樂。

先是惟天地感生帝宗廟用樂。親祀用宮縣。有司攝  
事。止用登歌。自餘大祀。未暇備樂。帝垂意典禮。詔曰。  
致恭明神。邦國之重事。升薦備樂。方冊之彛章。矧在  
尊神。固當嚴奉。舉行舊曲。用格明靈。自今諸大祠。並

宜用樂。皆同感生帝。六變八變。如通禮所載。

按真宗封禪用樂。原非一代定制。詳後引宋史樂  
志中。

行時饗送神樂歌。

都官員外郎判太常禮院孫奭上言。按禮文。饗太廟。  
終獻降階之後。武舞止。太祝徹豆。豐安之樂作。一成  
止。然後理安之樂作。是謂送神。論語曰。三家者以雍  
徹。又周禮樂師職曰。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元曰。謂  
歌雍也。郊祀錄載登歌徹豆一章。奏無射羽。然則宗  
廟之樂。禮有登歌徹豆。今于終獻降階之後。即作理

安之樂。誠恐闕失。望依舊禮增用。詔判太常寺李宗諤與檢討詳議以聞。宗諤等言。國初撰樂章。有徹豆豐安曲辭。樂署因循不作。望如奭所奏。從之。

六年。奏太宗樂舞于郊廟。

帝取太宗製萬國朝天樂曲同和之舞。平晉樂曲定功之舞。及御製二曲樂章。令郊廟祭饗參用之。

按太宗製大曲十八。南呂宮平晉普天樂。越調萬國朝天樂。平晉普天樂者。平河東回所製。萬國朝天樂者。又平晉明年所製。真宗御製二首。莫瓚用。萬國朝天。亞獻終獻用平晉樂。後仁宗以大明之

曲尊真宗。英宗以大仁之曲尊仁宗。神宗以大英之曲尊英宗。詞並見樂章考。而仁宗大仁之曲亡。仁宗天聖元年。議郊廟二舞。

翰林侍講學士孫奭言。郊廟二舞失序。願下有司考試。於是學士承旨劉筠等議曰。周人奏清廟以祀文王。屬者有司不詳舊制。莫獻止登歌。而樂舞不作。其失明甚。請如舊制。宗廟酌獻。復用文舞。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還位則止。蓋廟室各頌功德。故文舞迎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則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

御製律呂正統編 卷之三  
十一  
獻。惟登歌奏禧安之樂。而縣樂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詔從之。

四年。撰樂章三曲。

帝撰元日御殿樂章三曲。一甘露曲。二瑞木成文曲。三嘉禾曲。帝洞曉音律。每禁中度曲。出以賜教坊。或命教坊撰進。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帝凡耕藉田。享先農。率有樂歌。其後親祀南郊。享太廟。奉慈廟。大饗明堂。祫饗。帝皆親製降神送神奠幣瓚裸酌獻樂章。餘詔諸臣爲之。至于常祀郊廟社稷諸祠。亦多親製。

九年。太常寺上皇太后御殿樂章。

皇太后御殿。太常寺上樂章。升坐曰聖安之曲。公卿入門及酒行曰禮安。上壽曰福安之曲。初舉酒曰玉芝之曲。作厚德無疆之舞。兩舉酒曰壽星之曲。作四海會同之舞。三舉酒曰奇木連理之曲。初命孫奭撰曲名。資政殿學士晏殊撰樂章。至是用之。由是太后躬謝宗廟。亦有樂歌。

景祐元年。帝以周王朴律準屬太常。

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并閱樂工。罷其不能

者。乃命直史館宋祁。內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理李照預焉。于是帝御觀文殿。取律準閱視。親篆之以屬太常。

詔求知音者。

范仲淹薦布衣胡瑗。召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虞。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秘書省校書郎。

二年。命李照重定雅樂。

帝留意禮樂之事。御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王朴所造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創意造準。不合古法。又編鐘罇磬。無大小輕重厚薄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爲律。復令神瞽協其中聲。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亘古不易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虞。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于錫慶院鑄之。旣成。奏御。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

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制四肄。別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於官。照乃自爲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爲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爲十二管定法。乃詔內侍鄧保信監視羣工。照并引集賢校理聶冠卿。爲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入內都知閻文應董其事。中書門下總領焉。凡所改制。皆關中書門下詳定。以聞。別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宋。祁冠卿。照討論樂理。爲一代之典。又詔天下有深達鐘律者。在所亟以名聞。於是杭州鄭向言。阮逸。

蘇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樂。詔遣詣闕。其他以樂書獻者。悉上有司。而瑗所作鐘磬。大變古法。徐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效。復通陰陽天文地理之說。一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于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焉。照又上言。雅樂制度。旣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奏可。照乃鑄銅爲龠。合升斗四物。以與鐘罇聲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爲黃鐘之容。合三倍于龠。升

十二倍于合。斗十倍于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箠又以罇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銘曰樂斗。後數月。潞州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爲虞。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于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箏。二十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箏。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

寧有一之于律呂。專爲十二數者。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于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二。不得其法。稽諸古制。臣等以爲不可。且聖人旣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四清之意。蓋爲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不相凌。謂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世所不易也。聲重濁者爲尊。輕清者爲卑。卑者不可加于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



事爲君治。物爲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爲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爲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爲且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爲一格。且詔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議以聞。鐘舊飾旋蟲。改爲龍。乃遣使採泗濱浮石十餘段。以爲縣磬。

三年。馮元等上新廣樂記。詔詳定之。

元等上新修廣樂記八十一卷。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可否以聞。逸等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于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于胡瑗。算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鐘之法。及國語均鐘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鐘下。竊覩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權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以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

邕銅龠。本得于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鐘。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者。蓋嘉量既成。卽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量衡之制。况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翻謂無憑。孰云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鈞。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鐘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律管歌聲。其中必矣。乞將臣見鑄成銅甌。再限半

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鐘之宮。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鐘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并定以聞。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爲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爲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卽爲一分。中尉元正。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龠。亦不明言用黍長廣。蔡尺。今將保信黃鐘管內秬黍二百粒。以黍長爲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七黍。又

律管黃鐘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畧同。復將實龠秬黍再累者。校之。卽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類此。此又阮逸胡瑗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爲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等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貽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疎舛。不可依用。

寶元元年。詔郊廟仍用舊樂。

右司諫韓琦言。臣等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睹李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已意。別爲律度。朝

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鐘磬不經鐫磨者。猶存三縣。奇七虞。郊廟殿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建鼓四。并鞀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鈔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搖鞀以應之。又所造大竽。大笙。雙鳳管。二儀琴。十二絃琴。並行。今旣復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復施用。

按李照阮逸等所議樂律。撮其大要如此。其詳備見于後所引宋史樂志律歷志玉海文獻通考中。康定元年。阮逸上鐘律制議并圖。凡三卷。詔送秘閣。

皇祐二年。詳定親饗明堂樂曲。

新作明堂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九月以無射爲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樂。於是內出明堂樂曲及二舞名。迎神曰誠安。皇帝升降行止曰儀安。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慶安。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幣曰信安。酌獻曰孝安。司徒奉俎曰饗安。五帝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精安。皇帝飲福曰胙安。退文舞。迎武舞。亞獻終獻皆曰穆安。徹豆歆安。迎神曰誠安。歸大次曰憇安。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武功睿德。又出御撰樂章鎮安慶安信安孝安四曲。餘詔輔臣分撰并詔所撰樂曲

名。與常祀同者更之。遂更常所用圓丘寓祭明堂誠安之曲曰宗安。祀感生帝慶安之曲曰光安。奉慈廟信安之曲曰慈安。帝凡內出御撰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爲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爲七音。凡三十聲爲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爲一曲。皆黃鐘爲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爲二曲。皆無射爲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爲一曲。亦無射爲均。皆自黃鐘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卽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徹聲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肄于太

常。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預叅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請用之于明堂者。竊以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木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卽未見其法。又據太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箎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五絃阮。七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鐘清聲。臣等叅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旋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爲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于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

本無清聲者。未可創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爲律。明人皆可及。若強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于鄭聲。不可用。詔可。因御製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召胡瑗定鐘磬制度。置局詳定大樂。

瑗時以太子中舍致仕。帝召之。同阮逸等定鐘磬制

度。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秦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啟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古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爲改更。未適茲

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爲。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于懷。于是中書門下集太常官。置局于秘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古。願同詳定。及乞借叅政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

召房庶定鐘律。

宋祁田况薦益州鄉貢進士房庶曉音律。祁上其所

著樂書補亡三卷。召詣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于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尺非起于黃鐘也。且漢志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鐘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因授庶校書郎而遣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爲是。數與論

難。然世鮮鐘律之學。竟不能決。

三年。求古尺律。

詔徐宿泗耀江鄭淮揚七州軍采磬石。令諸路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定大樂名。

詔兩制及禮官參稽典制。以定國朝大樂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以聞。初胡瑗請太祖廟舞用干戚。太宗兼用干羽。真宗用干籥。以象三聖功德。議者謂國朝七廟之舞。名雖不同。而干羽並用。又廟制與古異。及瑗建言。止降詔定樂名而已。于是王堯臣等言。按太



常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九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大安之議來復。誠得其正。

觀新樂。

帝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于紫宸殿。

范鎮上書論樂。

戶部員外郎范鎮上言。陛下制樂三年。有司紛然未決。蓋由不識其本而爭其末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生于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

法。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道也。今有形之物。皆相戾而不合。則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必得真黍。然後可和耳。鎮自謂得古法。司馬光終不以爲是。

五年。命劉沆梁適監議大樂。

帝以樂制累年不定。特命叅知政事沆適監議之。知制誥王洙奏。黃鐘爲宮最尊者。但聲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數爲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

說其康成穎達等。卽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九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者。據此以黃鐘爲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鐘特磬者。止得林鐘律聲。若隨律長短爲鐘大小之制。則黃鐘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黃鐘纔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爲宮。卽黃鐘大呂反爲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強之象。今叅酌其鑄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算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乃以皇祐中忝尺爲法。鑄大呂應鐘鐘磬各一。卽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

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聲有大小。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爲宮。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爲率。與古爲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叅定之。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竊聞崇文院集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噴。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

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况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事務。為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為。雖命兩府監議。終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

帝觀樂。

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至省府館閣豫觀焉。

南郊用舊樂。

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為然。

帝復觀樂。

帝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并新作晉鼓。以胡瑗為大理寺丞。阮逸復為屯田員外郎。鄧保信領榮州防禦使入內東頭供奉官。賈宣吉為內殿承制。並以制鐘律成。特遷之。

二年得古鐘送太常。

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鐘。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與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于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于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粵朕皇祖寶龢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扣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復改鑄。正其紐。使下垂。叩之。弁鬱而不揚。其鑄鐘。又長甬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

嘉祐元年。復用舊樂。

范鎮言。自用新樂以來。衆異並至。乞且用舊樂。以俟異時制作。帝出御製恭謝樂章。詔太常用舊樂。四年。御製祫享樂舞名。

僖祖奏大基。順祖奏大祚。翼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太祖奏大統。真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后奏靜安。淑德皇后奏柔安。章懷皇后奏和安。迎神送神奏懷安。皇帝升降奏肅安。奠瓚奏顧安。奉俎徹豆奏充安。飲福奏禧安。亞獻終獻奏祐安。退文舞。迎武舞。奏顯安。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帝

自制迎神送神樂章。詔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詞十八。

七年。御製明堂樂章。

明堂迎神用之。隸于太常。翰林學士王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于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於山川鬼神。使鳥獸亦感。況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為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祝啟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是祝啟之用。既云下而擊。豈知

鳴球與祝啟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祝啟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祝啟。又秘閣校理裴煜奏。大祀與國忌同者。有司援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用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謹按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為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樂明矣。臣以為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用樂。其在廟則如寬之

議所冀畧輕存重不失其輕。下其章。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禋爲歆神之始。以腥爲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爲歆神之始。以腥爲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爲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殆爲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召于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于陽也。次灌地求神于陰。達于淵泉也。周人尙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

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太一及蜡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旣卑于廟。則樂可不作。珪等以爲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可。

英宗治平元年。上仁宗廟舞。

廟室大仁之舞。配享明堂。奠幣誠安。酌獻德安。

四年。神宗卽位。上英廟舞。

廟室用大英之舞。

神宗元豐三年。詔劉几范鎮楊傑詳定大樂。

知禮院楊傑言。大樂之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蓋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雜。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為度。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闕。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人志。詠以為歌。五聲隨歌。是謂依永。律呂

協奏。是謂和聲。先儒以為依人聲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效人。非效樂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依詠。以詠依聲。律不和詠。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二曰八音不諧。鐘磬缺四清聲。虞樂九成。以簫為主。商樂和平。以磬為依。周樂合奏。以金為首。鐘磬簫者。眾樂之所宗。則天子之樂用八。鐘磬簫眾樂本。乃倍之為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為君父。應聲輕清為臣子。故其四聲曰清聲。或曰子聲也。李照議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也。八音何從而諧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

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爲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則編鐘磬簫。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三日金石奪倫。樂奏一聲。諸器皆以其聲應。旣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今琴瑟埙篪笛笙阮箏筑。奏一聲。則鐃鐘特磬。編鐘磬擊三聲。聲煩而拚衆器。遂至奪倫。則鐃鐘特磬。編鐘編磬。節奏與衆器同。宜勿連擊。四曰樂不象成。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而武舞容節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所向宜北。三變象淮揚底定。所向宜東南。四變象荆湖來歸。所向宜東。五變象邛蜀納款。所向宜西。六變象兵還振旅。

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發揚蹈厲。進退俯仰。旣不足稱成功盛德。失其所向。而文舞容節。尤無法度。則舞不象成也。五日樂失節奏。樂之始。則翕然如衆羽之合。縱之。純如也。節奏明白。皦如也。往來條理。繹如也。然後成。今樂聲不一。混殺無馭。則失于節奏。非所謂成也。六曰祭祀饗無分樂之序。蓋金石衆作之謂奏。詠以人聲之謂歌。陽律必奏。陰呂必歌。陰陽之合也。順陰陽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今冬至祀天不歌。大呂夏至祭地不奏。太簇春饗祖廟不奏。無射秋饗后廟不歌。小呂而四望山川。無專祠用樂之制。則何



以贊導宣發陰陽之氣。而生成萬物哉。七日鄭聲亂雅。朱紫有色而易別。雅鄭無象而難知。聖人懼其難知也。故定律呂中正之音。以示萬世。今古器尙存。律呂悉備。而學士大夫。不講考擊。奏作委之賤工。則雅鄭不得不雜。願審條鐘琯。用十二律還宮均法。令上下通習。則鄭聲莫能亂雅。遂爲十二均圖上之。詔秘書監劉几。赴詳定所議樂。以禮部侍郎致仕范鎮。與几參考得失。几亦請命傑同議。請如景祐故事。擇人修製大樂。詔可。

劉几上樂議。

几言祀明堂樂章字。與樂曲聲數。多少不同。宜遵用御撰樂章。委本局依律呂七均之法。審定音聲。又請依古法。具四清聲。依景祐例。制大樂器。楊傑所請還宮均法。可行。從之。太常博士吳雍。謂几等言。太常大樂鐘磬。凡三等。王朴樂一也。李照樂二也。胡瑗阮逸樂三也。王朴樂其聲太高。李照乃下律法。以取黃鐘之聲。人疑其太重。由是不用。皇祐中。胡阮再定樂。比王朴律微下。而聲律相近。及鑄大鐘成。或疑其聲舛鬱。因亦不用。于是郊廟依舊用王朴樂。臣請下王朴二律。以定中和之聲。就太常鐘磬。擇其可用者用之。

不可用者別製從之。詔備王朴鐘為清聲。毋得銷毀。范鎮言尺律法。

鎮于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法。司馬光謂不然。往覆論難。凡數萬言。又言定樂當先正律。帝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鐘。而劉几議律主于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其樂大抵即李照之舊。而加四清聲。遂奏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乃復上奏曰。太常罇鐘。皆有大小輕重之法。非三代莫能為者。

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鐘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黃鐘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呂律。合王朴黃鐘律。比朴樂纔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鐘聲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校。三格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為黃鐘。則是商為宮也。方劉几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內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罇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為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宮架中惟以散鼓。不

應經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塤器以木爲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爲備樂。安可得哉。不報。

五年。布衣葉防上書論樂。官以樂正。

防上書論樂器律曲。不應古法。下楊傑議。傑論防增編鐘磬二十有四爲龔。制管簫鐘磬數。登歌用玉磬。去樂曲之近清聲者。舞不立表。皆非是。其言均律差互。與劉几同。請以晉鼓節金奏。考經禮制龔虞。教國子宗子舞。用之郊廟。爲何所取。范鎮亦言。自唐以至國朝。三大祀樂譜。並依周禮。然其說有黃鐘爲角。黃

鐘之角。黃鐘爲角者。夷則爲宮。黃鐘之角者。姑洗爲角。十二律之于五聲。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說。乃去之字。謂太簇曰黃鐘商。姑洗曰黃鐘角。林鐘曰黃鐘徵。南呂曰黃鐘羽。今葉防但通世俗裔部之說。而不見周禮正文。所以稱本寺均差互。其說難行。帝以樂律絕學。防草萊中習之尤難。補防樂正。

六年。御大慶殿。初用新樂。

太常言。郊廟樂虞。若遇郊廟望祭。卽設于殿上。禮部言。有司攝事。昊天舞。請初獻曰帝臨嘉至。亞獻曰神娛錫羨。太廟。初獻曰孝熙昭德。亞終獻曰禮亞儲祥。

詔可。

七年造玉磬。

帝從協律郎榮谷道請于奉宸庫選玉造磬。令太常博士楊傑審定音律。造編磬十六。十二以應律呂。四以主清聲。郊祀即園丘奏之。後谷道又言。臣製造玉磬。將用于廟堂之上。依舊同編鐘以登歌。請親祠明堂用之。以彰明盛。從之。

哲宗元祐三年。端明殿學士范鎮。上所成樂書。並其圖法。賜詔褒美。

鎮上所製樂章二。鑄律十二。編鐘十二。鈔鐘衡一。

尺一。斛一。響石為編磬十二。特磬一。簫笛埙篪巢笙和笙各二。并書及圖法。帝與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詔執政侍從臺閣講讀官。皆往觀焉。賜鎮詔曰。究觀所作。嘉歎不忘。

徽宗崇寧元年。置講議局。求知音之士。

詔以大樂之制。訛謬殘闕。樂器敝壞。制度不齊。秦漢之後。樂經散亡。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于琴瑟之間。熊羆柷。梁隋之制也。乃設于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議樂之臣。無所據依。乃博求知音之士于天下。于是有魏

漢津者。本蜀黥卒。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以鼎樂之法。皇祐中。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黍律。不獲用。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蔡京復薦之。乃得召見。獻樂議曰。聲有大有少。大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脩陰陽竒耦。然後四氣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爲迂。京獨神之。或云。漢津范鎮之役。窺見其制作。而京托之于李良云。

二年。陳暘上樂書。

禮部員外陳暘。上所撰樂書二百卷。命吏部尙書何執中看詳。謂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參驗行之。暘論曰。魏漢津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鐘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

按陳暘。世稱知樂。蓋以能言魏漢津之妄耳。實則二變四清尙不知。安與論樂哉。

詔講議司詳求禮樂之宜。

帝下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內修外之先務。損益

述作。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酌古今之宜。修爲典訓。以貽永世。至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乃稱朕咨諏之意焉。

三年。命方士魏漢津定樂。鑄九鼎。

蔡京以門客劉昺爲大司樂。命漢津定樂。鑄九鼎。漢津上言曰。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爲黃鐘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

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卽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取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以脩百物之象。次鑄帝座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絃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論樂。語多無稽之言。然曉陰陽數術。多竒中。嘗語人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

景鐘成。

景鐘者。黃鐘之所自出也。垂則爲鐘。仰則爲鼎。鼎之

大終于九斛。中聲所極。製煉玉屑。入于銅齊。精純之  
至。音韻清越。其高九尺。拱以九龍。惟天子親郊。乃用  
之。立于宮架之中。以爲君圍。命翰林學士承旨張康  
國爲之銘。其文曰。天造我宋。於穆不已。四方來和。十  
有二紀。樂象厥成。維其時矣。廸惟有夏。度自禹起。我  
龍受之。天地一指。於論景鐘。中聲所止。有作于斯。無  
襲于彼。九九以生。律呂根柢。維此景鐘。非弁非侈。在  
宋之庭。屹然中峙。天子萬年。旣多受祉。維此景鐘。上  
帝命爾。其承伊何。以燕翼子。永言寶之。宋樂之始。  
四年。九鼎成。列新樂于崇政殿。

九鼎奉安於九成宮。又鑄帝座大鐘。及二十四氣鐘。  
時制新樂亦成。大司樂劉昺言。大朝會宮架。舊用十  
二熊羆案。金鐃簫鼓。威篋等。與大樂合奏。今所造大  
樂。遠稽古制。不應雜以鄭衛。詔罷之。又依昺改定二  
舞。各九成。每三成爲一變。執籥秉翟。揚戈持盾。威儀  
之節。以象治功。樂成。列於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  
闋。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旣奏新樂。帝顏  
和豫。百僚稱頌。

帝以鼎樂成。御大慶殿受賀。

是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僚奉觴稱壽。有數宦從東

北來。飛度廣庭。回翔鳴唳。乃下詔曰。禮樂之興。百年於此。然去聖逾遠。遺聲弗存。廼者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爲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於庭。八音克諧。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新樂之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其舊樂勿用。先是端州上古銅器。有樂鐘。驗其款識。乃宋成公時。帝以端王繼大統。故詔言受命之邦。而隱逸之士。謂魏漢津也。朝廷舊以禮樂掌於太常。至是專置大晟府。大司樂

一員。典樂二員。並爲長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又有製撰官。爲制甚備。於是禮樂始分爲二。

大觀元年。頒新樂於天下。加魏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令大晟府頒其樂書於天下。

二年。劉詵上徵聲。令大晟府依譜按習。

講議司檢討官劉詵言。周官大司樂。禁淫聲。慢聲。今燕樂之音。失於高急。曲調之詞。至於鄙俚。恐不足以召和氣。宋火德也。音尚徵。徵調不可闕。臣按古制。旋十二宮。以七聲得正徵一調。惟陛下裁取。帝曰。卿言



是也。五聲闕一不可。徵招角招。爲君臣相說之樂。此朕所欲聞而無言者。帝因出禁中古鐘二。召詵按於都堂。詵曰。此與今太簇大呂聲協。命取大晟鐘叩之。果應。又曰。鐘聲之無餘韻。不如石聲。詩所云依我磬聲者。言其清而定也。復取而合之。聲益諧。帝詔詵所上徵聲。大晟府同教坊依譜按習。初進士彭几進樂書。論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尚闕。禮部員外郎吳時善其請。建言。乞召几至樂府。朝廷從之。至是詵亦上徵聲焉。

三年。詔修樂書。

學校所用雅樂。惟春秋釋奠。諸賜宴辟雍。或用鄭衛之音。雜以俳優之戲。帝以爲非。所以示多士。因修樂書。詔令一用雅樂。

帝親裁大晟樂記。

命劉昂編修樂書爲八論。又爲圖十二。凡爲書二十卷。

政和二年。鹿鳴宴。用雅樂。

帝賜貢士聞喜宴於辟雍。仍用雅樂。兵部侍郎劉煥言。州郡歲貢士。例有宴。名曰鹿鳴。乞於斯時許用雅樂。易去倡優淫哇之聲。從之。

三年。禁舊樂。

帝御崇政殿。親按宴樂。召侍從以上侍立。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宴饗。比令有司播之教坊。試於殿庭。無恣瀆焦急之聲。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新樂頒行。其舊樂悉禁。大晟府奏以雅樂中聲播於宴樂。舊闕徵角二調。及無土石匏三音。今樂聲並已增入。詔頒降天下。

闕太學辟雍諸生雅樂。

詔大晟樂頒於太學。辟雍諸生習學。劉昫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尅。四時之禁。不可不頒示天下。盛德

在木。角聲乃作。得羽而生。以徵爲相。若用商則刑。用宮則戰。故春禁宮商。盛德在火。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宮爲相。若用羽則刑。用商則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宮聲乃作。得徵而生。以商爲相。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在金。商聲乃作。得宮而生。以羽爲相。若用徵則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聲乃作。得商而生。以角爲相。若用宮則刑。用徵則戰。故冬禁宮徵。此三代所共行。月令所載。深切著明者也。作樂本以導和。用失其宜。則反傷和氣。夫淫哇淆雜。干犯四時之氣久矣。陛下親灑

宸翰發為詔旨。淫哇之聲轉為雅正。四時之禁。亦有  
所頒。協氣則粹美。繹如以成。詔令大晟府置圖。頒降  
四年正月。

四年。改定宴樂諸宮調。

大晟府言。宴樂諸宮調多不正。如以無射為黃鐘宮。  
以夾鐘為仲呂宮。以夷則為仙呂宮之類。又加越調  
雙調。大食。小食。皆俚俗所傳。今依月令改定。詔可。

七年。賜高麗雅樂。

中書省言。高麗賜雅樂。乞教習聲律。大晟府撰樂譜  
辭。詔許教習。仍賜樂譜。

高宗建炎二年。郊。勅大樂登歌赴行在。

帝據光武舊禮。以建武二年。勅立郊祀。十一月壬寅。  
祀天配祖。勅東京起奉大樂登歌赴行在所。就揚州  
築壇行事。樂舞率多未備。取軍中金鼓權一時之用。

紹興元年。合祭天地于明堂。用樂。

時初駐會稽。而渡江舊樂。盡皆燹毀。太常卿蘓遲等  
言。國朝大禮作樂。依議合作。壇殿上設登歌。壇殿下  
設宮架。今親祠登歌樂器尙闕。宣和添用籥色。未及  
頒降。州郡無從可以勅制。宜權用望祭禮例。止設登  
歌。用樂工四十有七人。乃訪舊工以備其數。

四年。合祭天地于明堂。議樂。

國子丞王普言。按書舜典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律和而成曲。自歷代至於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詞。于是詞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乞復用古製。又按周禮。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黃鐘。堂下之樂。大呂。堂上之樂也。郊祀之禮。皇帝版位在阼階下。故還位之樂。當奏黃鐘。明堂版位在阼階上。則還位當歌大呂。今明堂禮不下堂。而襲郊祀還位例。並奏黃鐘之樂。于義未當。尋

皆如普議。先是帝以時難備物。勅戒有司。仍權依元年例。令登歌通作宮架。其押樂舉麾官。及樂工器服等。蠲省甚多。既而國步漸安。始以保境息民為務。而禮樂之事興矣。

六年。詔太常習樂。

太常丞周執羔議建明堂。大樂久廢不修。詔太常習肄之。訪輯舊聞。庀閱工器。樂制始備。

十六年。帝于射殿撞景鐘。奏新樂。

給事中段拂等。討論景鐘制度。按大晟樂書。黃鐘者樂所自出。而景鐘又黃鐘之本。政為樂之祖。惟天子

郊祀上帝則用之。自齋宮詣壇則擊之。以召至陽之氣。氣既聞。聲闕。衆樂乃作。祀事既畢。陞輦。又擊之。景鐘之高九尺。其數九九。實高八尺一寸。左僕射秦檜爲之銘。

御製郊廟樂章。

帝出御製郊祀大禮天地宗廟樂章。及詔宰執學士院兩省官。刪修郊祀大禮樂章。付太常肄習。天子親祀南郊。圓鐘爲宮三奏。黃鐘爲角一奏。太簇爲徵一奏。姑洗爲羽一奏。樂凡六成。歌景安。用文德武功之舞。饗明堂。夾鐘爲宮三奏。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

爲羽。各二奏。樂凡九成。歌誠安。用右文化成成功睿德之舞。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圓鐘爲宮三奏。黃鐘太簇姑洗各一奏。凡六成。所奏樂與南郊同。歌興安。用發祥流慶降真觀德之舞。前一日。朝饗太廟。黃鐘爲宮三奏。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皆二奏。樂凡九成。歌興安。所用文武二舞。與南郊同。僖祖廟。用基命之樂舞。翼祖廟。用大順之樂舞。宣祖廟。用天元之樂舞。太祖廟。用皇武之樂舞。太宗廟。用大定之樂舞。真宗仁宗廟樂舞。曰熙文。曰美成。英宗神宗曰治隆。曰大明。哲宗徽宗欽宗廟樂舞。曰重光。曰承光。曰端

慶皆以無射宮奏之。每歲祀昊天上帝者凡四。正月  
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饗明堂。冬至祀圜丘是也。  
圜鐘為宮。樂奏六成。與南郊同。乃用景安之歌。帝臨  
嘉至神娛。錫羨之舞。祀地祇者二。夏至祀皇地祇。函  
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樂奏八成。乃  
用寧安之歌。儲靈錫慶。嚴恭將事之舞。立冬復祀神  
州地祇。樂奏八成。歌寧安。與祀皇地祇同名而異曲。  
用廣生儲佑。厚載凝福之舞。孟春上辛。祀感生帝。赤  
燿怒。其歌大安。其樂舞則與歲祀昊天同。三年一祿。  
及時饗太廟。九成之樂。興安之歌。與大禮前事朝饗

同。而用孝熙昭德禮洽儲祥之舞。太社太稷。用寧安  
八成之樂。與歲祀地祇同。至於親御翰墨。製贊宣聖。  
及七十二弟子。以廣先朝崇儒右文之聲。天子視學。  
親行酌獻。定釋奠為大祀。用寧安九成之樂。郡邑行  
事。則樂止三成云。他如親饗先農。親祀高禩。則做壇  
壝。奏樂舞。按習于同文館法惠寺。親畊籍田。則據宣  
和舊制陳設大樂。而引呈耒耜。護衛耕根車。儀仗鼓  
吹。至以二千人為率。先農樂用靜安。高禩樂用景安。  
皇帝親行三推禮。樂用乾安。

孝宗隆興二年。帝詣德壽宮。賀天申節。始用樂。

帝于元年朝德壽宮。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事下禮曹。黃中復奏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遂寢。至是天申節上壽。始用樂。乾道元年。郊祀。令樂工肄習一月。

先是洪适爲太常。奏。聖上踐阼。務崇乾德。郊丘講禮。專以誠意交于神明。竊以古今不相沿樂。金石八音。不入俗耳。通國鮮習其藝。而聽之則倦且寐。獨以古樂嘗用之郊廟耳。昔者竽工鼓員。不應經法。孔光何武。嘗奏罷于漢代。前史是之。今樂工爲數甚夥。其鹵簿六引前後鼓吹。有司已奉明詔。三分減一。惟是演

習尙踰三月之淹。夫驅遊手之人。擬金擊石。安能盡中音律。使鳳儀而獸舞。而日給虛費。總爲緡錢鉅萬。若從裁酌。用一月教習。自可應聲合節。不至闕事。于是詔郊祀樂工。令肄習一月。太常寺復言。郊祀合用節奏樂工舞工。其分詣社稷及別廟。並番輪應奉。更不添置。

淳熙十五年。高宗升祔。奏樂舞。

太常言。祔饗行禮。當設登歌宮架樂舞。晨裸饋食。其用樂如朝饗之制。于是高宗廟樂曰大勳。舞曰大德。十六年。光宗受禪。議三殿慶禮樂。

崇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暨壽聖皇太后尊號。壽皇樂用乾安。壽聖壽成樂用坤安。

議高宗配饗明堂樂。

太常寺言。國朝歲饗上帝。高宗身濟大業。功德茂盛。所宜奉侑。以彰配天之烈。乃季秋升侑于明堂。奠幣用宗安之樂。酌饗用德安之樂。並登歌作大呂宮。

光宗紹熙二年。上高宗徽號樂舞。

冊加高宗徽號。用顯安之樂。

五年。寧宗卽位。議祧廟樂。

孝宗升祔。祧僖祖。立別廟。禮官言。僖祖旣立別廟。遇祫。則卽廟以饗。孟冬祫饗日。合先詣僖祖廟室行禮。其樂舞。欲依每歲別廟五饗設樂禮例。于僖祖添設登歌樂。如僖廟行禮。就廟殿依次作登歌樂。其宮架樂。則于太廟殿上通作。從之。

寧宗慶元元年。定孝宗廟樂。

太常奏用大倫之樂舞。

二年。處士蔡元定著律呂新書。

先是朱熹與建陽蔡元定。講明古樂。于經筵嘗草奏曰。自秦滅學。禮樂先毀。而樂之爲教。絕無師教。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知其說。而不知其爲闕



也。望明詔許臣招致學徒。聚禮樂諸書。編輯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後修禮書。定爲鐘律樂制等篇。元定著律呂新書。其言曰。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至于雷霆。細而至于蟻蠊。無非聲也。律則寫其黃鐘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鐘也。是理也。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爲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熹序之曰。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其爲法。猶未有異論也。逮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寢多

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宋朝。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范鎮馬光劉几諸賢之論。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崇宣之季。蔡魏之徒。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元定傍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爲律呂新書。明白淵深。縝密通暢。不爲牽合附會之談。其言雖多出于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

六年。定光宗廟樂。

有司奏用大和之樂舞。

理宗紹定元年。定寧宗廟樂。

有司奏用大安之樂舞。

度宗咸淳元年。定理宗廟樂。

有司奏用大昭之樂舞。

恭宗德祐元年。定度宗廟樂。

有司奏用大熙之樂舞。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之八十六

樂制考九

宋二

宋

宋史樂志有宋之樂自建隆訖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銅望臬石尺為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仁宗留意音律判太常燕肅言器久不諧復以朴準考正時李照以知音聞謂朴準高五律與古制殊請依神瞽法鑄編鐘既成遂請改定雅樂乃下三律鍊白石為磬範中金為鐘圖三辰五靈為器之飾故景祐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後詔侍從禮官參定聲律阮逸胡瑗實預

其事更造鐘磬。止下一律。樂名大安。乃試考擊。鐘聲  
弇鬱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故皇祐  
中有阮逸樂。神宗御歷。嗣守成憲。未遑制作。間從言  
者。緒正一二。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  
几與傑參議。几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  
仁宗時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分野之序。辨正二舞容  
節。而鎮欲求一稔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  
四清聲。詔從几傑議。樂成。奏之郊廟。故元豐中有楊  
傑劉几樂。范鎮言其聲雜鄭衛。請太府銅制律造樂。  
哲宗嗣位。以樂來上。按試於庭。比李照樂下一律。故

元祐中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謂出於鎮一家之  
學。卒置不用。徽宗銳意制作。以文太平。於是蔡京主  
魏漢津之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  
文。以帝指爲律度。鑄帝鼎景鐘。樂成。賜名大晟。謂之  
雅樂。頒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  
南渡之後。大抵皆用先朝之舊。未嘗有所改作。其後  
諸儒朱熹蔡元定輩出。乃相與講明古今制作之本  
原。以究其歸極。著爲成書。理明義析。且有條制。粲然  
使人知禮樂之不難行也。惜乎宋祚告終。天下未一。  
徒亦空言而已。

按此節錄宋史樂志序。有宋一代樂制大凡具於此。然則宋之與唐。雖稍崇古。不以淫哇亂雅。然其為不能振廢起衰。則一而已。

又按周顯德中。王朴始依周法。以秬黍校正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黃鐘之管。作律準以宣其聲。宋乾德中。太祖以雅樂聲高。詔有司重加考正。時判太常寺和峴上言曰。古聖設法。先立尺寸。作為律呂。三分損益。上下相生。取合真音。謂之形器。但以尺寸長短。非書可傳。故累秬黍。求為準的。後代試之。或不符會。西京銅望臬。可校古法。即今司天

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也。及以朴所定尺比較。短於石尺四分。則聲樂之高。蓋由於此。况影表測於天地。則管律可以準繩。上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黃鐘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遂下尚書省集官詳定。眾議僉同。由是重造十二律管。

太宗太平興國中。嵐州獻祥麟。雍熙中。蘇州貢白龜。端拱初。澶州河清。廣州鳳凰集。諸州麥兩穗三穗者。連歲來上。有司請以此五瑞。為祥麟丹鳳河清白龜。

瑞麥之曲。薦於朝會。從之。

元日朝賀畢。再御朝元殿。羣臣上壽。復用宮縣一舞。登歌五瑞曲。自此遂為定制。和嶢請取今朝祥瑞之殊尤者。作為四瑞樂章。備郊廟奠獻。以代舊曲。詔從之。有司雖承認。不能奉行。故今闕其曲。

太宗造九絃琴。宮調鳳吟。商調角調徵調羽調龍仙。羽調側蜀調黃鐘調無射商調瑟調變弦法各一。制宮調鶴唳天弄。鳳吟商調鳳來儀弄。龍仙羽調八仙操。凡三曲。又以新聲被舊曲者。宮調四十三曲。商調十三曲。角調二十三曲。徵調十四曲。羽調二十六曲。

側蜀調四曲。黃鐘調十九曲。無射商調七曲。瑟調七曲。造五絃阮宮調商調鳳吟調角調徵調羽調黃鐘調無射商調瑟調碧玉調慢角調金羽調變弦法。制宮調鶴唳天弄。鳳吟商調鳳來儀弄。凡二。又以新聲被舊曲者。宮調四十四曲。商調十三曲。角調十一曲。徵調十曲。羽調十曲。黃鐘十九曲。無射商調七曲。瑟調七曲。碧玉調十四曲。慢角調十曲。金羽調三曲。大中祥符元年四月。詳定所言。東封道路稍遠。欲依故事。山上圓臺。及山下封祀壇前。俱設登歌兩架。壇下設二十架。並一舞。其朝覲壇前。亦設二十架。更不

設熊羆十二案。從之。

按禮志云。大中祥符元年詔。今年十月。有事於泰山。命翰林太常禮院詳定儀注。又山上置圓臺。徑五尺。高九尺。四陛。上飾以青。四面如其方色。一壝。廣一丈。圍以青繩三周。燎壇在其東南。高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山下封祀壇。四成。十二陛。如園丘制。上飾以青。四面如方色。外為三壝。燎壇如山上壇制。又詳定所言。朝覲壇在行宮南。方九丈六尺。高九丈。四陛。陛南面兩陛。餘三面各一陛。一壝。二分在南。一分在北。其圓臺上設登歌。

鐘磬各一具。封祀壇宮架二十處。四隅立建鼓二舞。朝覲壇宮架二十處。不用熊羆十二案。又詔王旦撰封祀壇頌。陳堯叟撰朝覲壇頌。

真宗將行封禪。詔改酌獻昊天上帝禱安之樂為封安。皇地祇禱安之樂為禪安。飲福禱安之樂為祺安。別製天書樂章瑞安靈文二曲。每親行禮用之。又作醴泉神芝慶雲靈鶴瑞木五曲。施於朝會宴享。以紀瑞應。

按真宗本紀。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有司以聞。上召羣臣拜迎。

於朝元殿啓封。號稱天書。丁卯。紫雲見。如龍鳳。覆  
宮殿。戊辰。大赦。改元。三月壬午。文武官將校蠻夷  
耆壽僧道二萬四千三百七十餘人。詣闕請封禪。  
表凡五上。夏四月甲午。詔以十月有事於泰山。五  
月壬戌。王欽若言。泰山醴泉出。六月乙未。天書再  
降於泰山醴泉北。壬寅。迎泰山天書於含芳園。雲  
五色見。俄黃氣如鳳駐殿上。八月己酉。王欽若獻  
芝草八千餘本。九月甲子。奉天書告太廟。悉陳諸  
州所上芝草嘉禾瑞木於仗內。庚辰。趙安仁獻五  
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乙酉。親習封禪儀  
於崇德殿。冬十月辛卯。車駕發京師。扶侍使奉天  
書先導。戊申。王欽若等獻泰山芝草三萬八千餘  
本。己酉。五色雲起嶽頂。庚戌。法駕臨山門。黃雲覆  
輦道。辛亥。享昊天上帝於圓臺。陳天書於左。以太  
祖太宗配。帝袞冕奠獻。慶雲繞壇。月有黃光。命羣  
臣享五方帝諸神於山下。封祀壇。上下傳呼萬歲。  
振動山谷。降谷口。日有冠戴。黃氣紛郁。壬子。禪社  
首。如封祀儀。紫氣下覆。黃光如星。繞天書匣。還奉  
高宮。日重輪。五色雲見。癸丑。御朝覲壇之壽昌殿。  
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



真宗親習封禪儀於崇德殿。觀亞獻終獻皆不作樂。因令檢討故事以聞。有司按開寶通禮。親郊壇上設登歌。皇帝升降奠獻飲福則作樂。壇下設宮縣。降神迎俎。退文舞。引武舞。迎送皇帝則作。亞獻終獻升降。在退文舞引武舞之間。有司攝事。不設宮架二舞。故三獻升降並用登歌。今山上設登歌。山下設宮縣二舞。其山上圓臺亞獻終獻。準親祠例。無用樂之文。於是特詔亞終獻並用登歌。

聖祖降。有司言。按唐太清宮樂章。皆明皇親製。其崇奉玉皇聖祖。及祖宗配位樂章。並望聖製。詔可之。聖制薦獻聖祖文舞曰發祥流慶之舞。武舞曰降真觀德之舞。自是玉清昭應宮景靈宮親薦皆備樂。用三十六虞。景靈宮以庭狹。止用二十虞。

按禮志云。帝於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語輔臣曰。朕夢先帝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令再見汝。如唐朝恭奉元元皇帝。翊日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卽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蔽燈燭。觀靈仙儀衛。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黃霧起。須臾霧散。由西陛升。見侍從在東陛。天尊就

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後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邱。後唐時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坐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即召旦等至延恩殿。歷觀臨降之所。並布告天下。命參知政事丁謂。翰林學士李宗諤。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與禮官修崇奉儀注。閏十月。制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

命保生天尊大帝。聖祖母號曰元天大聖后。遣官就南郊設昊天及四位告之。七年九月。詔以來年正月上玉帝聖號。八年正月朔。駕詣玉清昭應宮。奉表奏告。上玉皇大帝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合真體道玉皇大帝。九年。詔以來年正月朔。詣玉清昭應宮。上玉皇聖號寶冊。二日。詣景靈宮。上聖祖天尊大帝徽號。

先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為虞。而四清聲相承不擊。李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

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帝令權用十二枚爲一格。且詔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

按玉海云。景祐二年六月十三日乙丑。李照請編鐘磬。止用十二。馮元宋祁等議。二器非可輕改。班固志。康成注。杜預釋傳文。阮氏圖三禮。十六之數。初無異論。惟唐段安節樂府雜錄。有編鐘十二之說。其書舛駁。又陳氏樂書。先王作樂。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歸於十二。天之道也。然則以十有二辰正鐘

磬樂縣之位。豈他故哉。凡以齊量數度。考中聲。順天道而已。由是觀之。鐘磬編縣。各不過十二。古之制也。漢服虔以十二鐘當十二辰。更加七律一縣。爲十九鐘。隋之牛弘論。後周鐘磬之縣。長孫紹援國語書傳七律七始之制。合正倍爲十四。梁武帝又加濁倍三七爲二十一。後魏公孫崇又參縣之。合正倍爲二十四。至唐分大小二調。兼用十六二十四枚之法。皆本二變四清言之也。蔽於二變者。不過溺於國語書傳。蔽於四清者。不過溺於樂緯。

編鐘宮縣用之。先儒設於甲丙庚寅之位。十二律各有正聲。說取黃鐘至夾鐘四律爲清聲。此牛弘

據鄭康成及樂緯之說也。皆非聖經之意也。惟聖朝李照范鎮

廢四清聲用十二律之議。何智識之明而遠過於諸子乎。李照雖知去四清而不知去二變。猶不去四清也。將何以成和樂也。真目論也。竊嘗論之。李照去四清聲。已失之矣。至陳暘而并欲去二變。何其謬哉。夫歷代四清聲之用。使音可旋轉也。此天而非人。奚能去之。獨是黃鐘毀棄。律既加高。又狃於黃鐘之上。不可復加濁音以凌其尊。於是以黃鐘為始條理。又益四清聲於其下。音愈益以高。樂益以不和矣。况其所謂黃鐘者。又當太簇夾鐘之

間。而其上又無濁音。則實已無所謂黃鐘也。

聖祖仁皇帝加四倍律於黃鐘。大呂太簇之上。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者歟。如謂黃鐘之上不可加一律。則必獨用黃鐘。餘十一律皆廢不用。乃可謂之尊黃鐘。然而豈理也哉。易曰。天德不可為首也。夫臣民事物者。皆君之臣民事物也。豈在黃鐘一音最濁。方為最尊哉。在律得其元。而黃鐘適得其本位耳。如以太簇夾鐘之位當黃鐘。而上又別無更濁之音。是則所謂迭相陵者。而黃鐘以亡。諸儒猶斷斷如也。可謂惑矣。

宋祁上言。縣設建鼓。初不考擊。又無三鼗。且舊用諸鼓。率多陋敝。於是敕元等詳求典故。而言曰。建鼓四。今皆具而不擊。別設四散鼓於縣間。擊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祕書監尹拙上言。散鼓不詳所置之由。且於古無文。去之便。時雖奏可。而散鼓於今仍在。又雷鼓靈鼓。雖擊之皆不成聲。故常賴散鼓以爲樂節。而雷鼗靈鼗路鼗。闕而未製。今旣修正雅樂。謂宜申敕大匠。改作諸鼓。使擊考有聲。及創爲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罷四散鼓。如乾德詔書。奏可。時有上言。以爲雷鼓八面。前世用之以迎神。不載考擊

之法。而大樂所制。以柱貫中。故擊之無聲。更令改作山趺。上出雲以承鼓。刻龍以飾柱。面各一工。擊鼓。一工左執鼗以先引。凡圜丘降神六變。初八面皆三擊。椎而左旋三步則止。三者取陽數也。又再擊以爲節。率以此法至六成。靈鼓路鼓亦如之。植建鼓於四隅。皆有左鞞右應。乾隅左鞞應鐘。亥之位也。中鼓黃鐘。子之位也。右應大呂。丑之位也。艮隅左鞞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夾鐘。卯之位也。右應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應仲呂。巳之位也。中鼓蕤賓。午之位也。左鞞林鐘。未之位也。坤隅右應夷則。申之位也。中鼓南呂。酉之

位也。左鞞無射。戍之位也。宜隨月建依律呂之均擊之。後照等復以殿廷備奏四隅。既隨月協均。顧無以節樂。而周官鼓人以晉鼓鼓金奏。應以施用。詔以周官舊法製焉。於是縣內始有晉鼓矣。

按文獻通考云。李照制晉鼓爲樂節。然晉鼓所以鼓金奏。非所以節樂也。

古者罇鐘擊爲節檢。而無合曲之義。大射有二罇。皆亂擊焉。後周以十二罇相生擊之。景德中。李宗諤領太常。總考十二罇鐘。而樂工相承。殿廷習用三調六曲。三調者。黃鐘太簇蕤賓也。六曲者。別調有隆安正

安二曲。郊廟之縣。則環而擊之。宗諤上言曰。金部之中。罇鐘爲難和。一聲不及。則宮商失序。使十二罇工皆精習。則遲速有倫。隨月用律。諸曲無不通矣。真宗因詔黃鐘太簇二宮。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詔元等詢考擊之法。元等奏言。後周常以相生之法擊之。音韻克諧。國朝亦用隨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廟。謂宜使十二鐘依辰列位。隨均爲節。便於合樂。仍得併施郊廟。若軒縣以下。則不用此制。所以重備樂。尊王制也。詔從焉。

元等具言古者鼓以節樂。隋制內宮縣二十處。以大磬代罇鐘。而去建鼓。唐武

後稱制。改用鐘。因而莫革。及是乃詔訪元等曰。大磬應何法考擊。何禮應用。元等具言。古者特磬以代罇鐘。本施內宮。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繼有因改。先皇帝東禪梁甫。西瘞汾陰。並仍舊章。陳于縣奏。若其所用。吉禮。則中宮之縣。祀禮。則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蠶。今之奉慈廟。后廟。皆應陳設。宮縣則三十六處。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擊之法。謂宜同於罇鐘。比緣詔旨。不俾循環互擊。而立依均合曲之制。則特磬固應不出本均。與編磬相應為樂節也。詔可。

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宋初所上大樂圖議。其論武舞所執九器。經禮但舉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先後。故旅進輩作。而無終始之別。且鼗者。所謂導舞也。鐸者。所謂通鼓也。鐸者。所謂和鼓也。鐃者。所謂止鼓也。相者。所謂輔樂也。雅者。所謂陔步也。寧有導舞方始。而參以止鼓。止鼓既搖。而亂以通鐸。臣謂當舞入之時。左執干。右執戚。離為八列。別使工人執旌最前。鼗鐸以發之。鐸以和之。左執相以輔之。右執雅以節之。及舞之將成也。則鳴鐃以退行列。築雅以陔步。武鼗鐸鐸相。皆止而不作。如此。則庶協舞儀。請如初所論。

御製律呂正統編 卷之二  
帝躬欵奉慈廟樂縣。罷建鼓。始以磬代罇鐘。禮官又言。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何休范甯等。咸謂不言佾者。明佾則干舞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江左宋建平王宏。皆據以爲說。故章皇后廟。獨用文舞。至唐垂拱以來。中宮之縣。旣用罇鐘。其後相承。故儀坤等廟獻武舞。備鐘石之樂。尤爲失禮。前詔議奉慈之樂。有司援舊典。已用特磬代罇鐘。取陰教尙柔。以靜爲體。今樂去大鐘。而舞進干盾。頗戾經旨。請止用文德之舞。奏可。

大樂埴舊以漆飾。敕令黃其色。以本土音。或奏言。柷舊以方畫木爲之。外圖以特卉則可矣。而中設一色。非稱也。先儒之說曰。有柄連底。桐之。鄭康成以爲設椎。其中撞之。今當創法垂久。用明制作之意。有所本焉。柷之中。東方圖以青。隱而爲青龍。南方圖以赤。隱而爲丹鳳。西方圖以白。隱而爲騶虞。北方圖以黑。隱而爲靈龜。中央圖以黃。隱而爲神螭。撞擊之法。宜用康成之說。從之。

詔以新製雙鳳管。付大樂局。其制合二管。以足律聲。管端刻飾雙鳳。施兩簧焉。照因自造葦籥。清管。簫。管。清笛。大笙。大竽。宮琴。宮瑟。大阮。大碁。凡十一種。永備



雅器。詔許以大竽大笙二種。下大樂用之。時又出兩儀琴及十二弦琴二種。以備雅樂。兩儀琴者。施兩弦。十二弦琴者。如常琴之制。而增其弦。皆以象律呂之數。又敕更造七弦九弦琴。皆令圓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

按玉海云。景祐二年。八月十八日己巳。太常言。准降到樂器一管。閱習。笛工徐惟德。閱習黃鐘大呂。十二均。並合聲韻。詔以雙鳳管為名。下太常肄習。其制合二管。以足聲律。管端刻為雙鳳之飾。施兩簧焉。是日御崇政殿。召輔臣觀新制樂。李照又造

葦籥。清管。簫管。清笛。雅笛。大笙。大竽。詔以笙竽下

大樂用之。九月四日。詔筩管以牙骨參用。染以紅。又李照自造新樂

笙竽琴瑟。篳篥等十二種。皆不可施用。但存笙竽數種而已。又謂今篳篥。乃幽詩葦籥。製為大管。葦篳。議者嗤之。

又按文獻通考云。宋朝大樂諸工。以竽篳和併為一器。率取胡部十七管。笙為之。所異者。特以宮管移之左右。而不在中耳。或二十三管。或十九管。或十三管。則兼乎四清二變。十九管。則兼乎十二律七音。要皆非古制也。李照雖更制大竽。然不能革

舊器而兼用之。亦未爲深知樂也。

又按宋中興樂志論云。宋朝始制二弦以象天地。謂之兩儀琴。每弦各六柱。又爲十二弦。以象十二律。其倍應之聲。靡不畢備。

帝乃親製樂曲。以夾鐘之宮。黃鐘之角。太簇之徵。姑洗之羽。作景安之曲。以祀昊天。更以高安祀五帝。日月。作太安以享景靈宮。罷舊真安之曲。以黃鐘之宮。大呂之角。太簇之徵。應鐘之羽。作興安以獻宗廟。罷舊理安之曲。景安興安。唯乘輿親行則用之。以姑洗之角。林鐘之徵。黃鐘之宮。太簇之角。南呂之羽。作祐

安之曲。以酌獻五帝。以林鐘之宮。太簇之角。姑洗之徵。南呂之羽。作寧安之曲。以祭地及太社太稷。罷舊靖安之曲。于時制詔有司。以太祖太宗真宗三聖並侑。乃以黃鐘之宮。作慶安之曲。以奠幣。彰安之曲。以酌獻。又詔躬謁奉慈廟。章獻皇后之室。作達安之曲。以奠瓚。厚安以酌獻。章懿皇后之室。作報安之曲。以奠瓚。衍安以酌獻。皇帝入出。作乾安。罷舊隆安之曲。常祀至日。祀園丘。太祖配。以黃鐘之宮。作定安。以奠幣。英安以酌獻。孟春祀感生帝。宣祖配。以太簇之宮。作皇安。以奠幣。肅安以酌獻。祈穀祀昊天。太祖配。作

仁安以奠幣。紹安以酌獻。孟夏雩上帝。太祖配以仲  
呂之宮。作獻安以奠幣。感安以酌獻。夏至祭皇地祇。  
太祖配以蕤賓之宮。作恭安以奠幣。英安以酌獻。季  
秋大饗明堂。真宗配以無射之宮。作誠安以奠幣。德  
安以酌獻。孟冬祭神州地祇。太宗配以應鐘之宮。作  
化安以奠幣。韶安以酌獻。又造冲安之曲。以七均之  
爲八十四。皆作聲譜。以授有司。冲安之曲。獨未施行。  
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于神明。詔宰  
臣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羣祀。又爲景祐樂髓新  
經。凡六篇。第一釋十二均。第二明所主事。第三辨音  
陽。配之於四時。建之于日辰。通之於鞀筮。演之於壬  
式遁甲之法。以授樂府。以考正聲。以賜羣臣焉。

樂第四圖律呂相生。并祭天地宗廟用律及陰陽數  
配。第五十二管長短。第六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  
宗二變。及管分陰陽。剖析清濁。歸之於本律。次及  
間聲。合古今之樂。參之以六壬遁甲。其一釋十二  
均。曰。黃鐘之宮爲子。爲神后。爲土。爲雞。緩爲正宮。  
調。太簇商爲寅。爲功曹。爲金。爲般。頡爲大石。調。姑  
洗角爲辰。爲天剛。爲木。爲盟。沒斯爲小石。角。林鐘

徵爲未。爲小吉。爲火。爲雲漢。爲黃鐘徵。南呂羽爲酉。爲從魁。爲水。爲滴。爲般涉調。應鐘變宮爲亥。爲登明。爲日。爲密角。爲高大石調。夾鐘徵爲夷則徵。仲呂羽爲仙呂調。林鐘變宮爲南呂宮。太簇變徵爲林鐘徵。南呂之宮爲中管仙呂宮。應鐘商爲中管林鐘商。大呂角爲中管高大石角。姑洗徵爲南呂徵。蕤賓羽爲中管仙呂調。夷則變宮爲仙呂宮。夾鐘變徵爲夷則徵。無射之宮爲黃鐘宮。黃鐘商爲越調。太簇角爲變角。仲呂徵爲無射徵。林鐘羽爲黃鐘羽。南呂變宮爲中管仙呂宮。姑洗變徵爲

南呂徵。應鐘之宮爲中管黃鐘宮。大呂商爲中管越調。夾鐘角爲中管雙角。蕤賓徵爲應鐘徵。夷則羽爲中管黃鐘羽。無射變宮爲黃鐘宮。仲呂變徵爲無射徵。二明所主事。調五聲爲五行五事四時五帝五神五嶽五味五色。爲生數一。二。三。四。五。成數六。七。八。九。十。爲五藏五官及五星。三辨音聲。曰宮聲沈厚。麤大而下。爲君聲。調則國安。亂則荒而危。合口通音謂之宮。其聲雄洪。屬平聲。西域言婆陁力。商聲勁凝。明達上而下。歸于中。爲臣聲。調則刑法不作。威令行。亂則其宮壞。開口吐聲謂之商。

音將將倉倉然。西域言稽識。稽識猶長聲也。角聲長而通徹。中平而正。爲民聲。調則四民安。亂則人怨。聲出齒間。謂之角。喔喔確確然。西域言沙識。猶質直聲也。徵聲抑揚流利。從下而上。歸于中。爲事聲。調則百事理。亂則事墮。齒合而唇啓。謂之徵。倚倚噉噉然。西域言沙臘。沙臘和也。羽聲嚶嚶而遠。徹。細小而高。爲物聲。調則倉廩實。庶物懽。亂則匱竭。齒開唇聚。謂之羽。詡雨酌芋然。西域言般瞻。變宮。西域言侯利連。猶言斛律聲也。變徵聲。西域言沙侯加濫。猶應聲也。其四明律呂相生。祭天地宗

廟配律陽之數。曰。太空育五太。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也。分爲七政。陽數七。所以齊律呂。均節度。大不可加減也。以育六甲。六甲。天之使。行風雹。筴鬼神。爲歲日時有善惡。故爲九宮。九者陽數。變化之道也。爲四正卦。五行十幹。陰陽錯綜。律呂相叶。命宮而商者應。修下而高者降。下生隔八。上生隔六。叶圖於左。其五著十二管短長。其六出度量衡。辨古。今尺龠。律呂真聲。本陰陽之氣。可以感格天地。在於符合尺寸短長。宜因聲以定之。因聲定律。則庶幾爲得。以尺定聲。則乖隔甚矣。

初照等改造金石。所用員程。凡七百十四。攻金之工百五十三。攻木之工二百十六。攻皮之工四十九。刮摩之工九十一。搏埴之工十六。設色之工百八十九。起五月。止九月。成金石具七縣。至于鼓吹及十二案。悉修飭之。令冠卿等纂景祐大樂圖二十篇。以載鎔金鑪石之法。歷世八音諸器異同之狀。新舊律管之差。是月與新樂并獻於崇政殿。詔中書門下樞密院大臣預觀焉。自董監而下至工徒。凡七百餘人。進秩賞賜各有差。其年十一月。有事南郊。悉以新樂并聖製及諸臣樂章用之。先是左司諫姚仲孫言。照所製樂多詭異。至如煉白石以爲磬。範中金以作鐘。又欲以三辰五靈爲樂器之飾。臣愚竊有所疑。自祖宗考正大樂。薦之郊廟。垂七十年。一旦黜廢而用新器。臣竊以爲不可。御史曹修睦亦爲言。帝旣許照制器。且欲究其術之是非。故不聽焉。

按玉海謂照所定黃鐘。中無射倍聲。以彼時所謂黃鐘擬之。黃鐘在太簇夾鐘間。而中其無射倍聲。則或去黃鐘不遠也。惜李照之器今已亡。不可得而考矣。

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竊以律呂旋宮之法。旣

定以管。又制十二鐘。準爲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卽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爲均。自用正管。短者爲均。則通用子聲。而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鐘。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鐘者也。其編金石之法。則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爲一虞者。蓋取十二鐘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二十一爲一虞者。以一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爲一虞者。以均清正爲十四。宮商各置一。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爲一虞。則清正之聲備。故唐制以十六數爲小架。二

十四爲大架。天地宗廟朝會。各有所施。今太常鐘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鐘至夾鐘四清聲。雖於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蓋自夷則至應鐘四律爲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而商重。緣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宮弱商彊。是謂陵僭。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叙。自角而下。亦循茲法。故夷則爲宮。則黃鐘爲角。南呂爲宮。則大呂爲角。無射爲宮。則黃鐘爲商。太簇爲角。應鐘爲宮。則大呂爲商。夾鐘爲角。蓋黃鐘大呂太簇夾鐘。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如此。則音律相諧而無所抗。此四清鐘可用之。

驗也。至他律爲宮。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間之。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卽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埙篪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五絃阮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鐘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爲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拗意求法。且當如

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爲律。明人皆可及。若強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

封事者言。明堂酌獻五帝精安之曲。並用黃鐘一均聲。此乃國朝常祀五時迎氣所用舊法。若於親行大饗。卽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室在巳。金室在申。水室在亥。蓋木火金水之始也。土室在西南。蓋土王之次也。旣皆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則獻神之樂。亦當用五行本始月律。各從其音以爲曲。其精安



五曲。宜以無射之均。太簇爲角。獻青帝。仲呂爲徵。獻赤帝。林鐘爲宮。獻黃帝。夷則爲商。獻白帝。應鐘爲羽。獻黑帝。詔兩制官同太常議。而堯臣等言。大饗日。廵事難猝更。詔俟過大禮。詳定以聞。

帝服鞞袍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館閣臺諫官。閱雅樂。自宮架登歌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徧作之。因出太宗琴阮譜。及御撰明堂樂曲音譜。并按習大樂新錄。賜羣臣。又出新製頌。塤。匏。笙。洞簫。仍令登歌。以八音諸器各奏一曲。遂詔鼓吹局按警場。賜大樂鼓吹令丞。至樂工徒吏緡錢有差。

按馬端臨云。本朝鼓吹。止有四曲。十二時。導引。降仙臺。并六州。爲四。每大禮宿齋。或行幸。遇夜。每更三奏。名爲警場。真宗至白幸亭。親饗太廟。登歌始作。聞奏嚴。遂詔自今行禮。罷乃奏。仁宗皇祐二年。帝謂輔臣曰。明堂直端門。而致齋於內。奏嚴於外。恐失靜恭之意。因下太常禮官議。議者言。警場。本古之鼓鑿。所謂夜戒守鼓者也。故王者師行。吉行。皆用之。今乘輿宿齋。其儀衛本緣祀事。則警場亦因以警衆。非徒取觀德之盛。恐不可廢。若以奏嚴之音。去明堂近。則請列於宣德門百步之外。俟行

禮時罷奏一嚴。亦足以稱虔恭祀事之意。帝復謂輔臣曰。既不可廢。則祀前一夕。邇於接神。宜罷之。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於紫宸殿。凡鑄鐘十二。黃鐘高二尺一寸半。廣一尺二寸。鼓六。鉦四。舞六。甬衡并旋蟲高八寸四分。遂徑一寸二分。深一寸一釐。篆帶每面縱者四。橫者四。枚景挾鼓與舞四處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兩欒間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呂以下十一鐘。並與黃鐘同制。而兩欒間遞減。至應鐘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鐘重一百四十八斤。並中新律本律。特磬十二。黃鐘大

呂。股長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絃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長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絃三尺三寸七分半。其聲各中本律。黃鐘厚二寸一分。大呂以下。遞加其厚。至應鐘厚二寸五分。詔以其圖送中書。議者以爲。周禮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則是大鐘宜厚。小鐘宜薄。今大鐘重一百六斤。小鐘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則小鐘厚。非也。又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三分其股博。去其一。以爲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今

御製律呂正義 編 卷之二  
磬無博厚。無長短。亦非也。

御製禘享樂舞名。僖祖奏大基。順祖奏大祚。翼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太祖奏大統。太宗奏大昌。真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后奏靜安。淑德皇后奏柔安。章懷皇后奏和安。迎神送神奏懷安。皇帝升降奏肅安。奠瓚奏顧安。奉俎徹豆奏充安。飲福奏禧安。亞獻終獻奏祐安。退文舞迎武舞奏顯安。皇帝歸大次奏定安。登樓禮成奏聖安。駕回奏采茨。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帝自製迎神送神樂章。詔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詞十八。

治平中。禮官李育上言。南郊太廟二舞郎。總六十四人。文舞罷。舍羽籥。執干戚。就爲武舞。臣謹按舊典。文武二舞。各用八佾。凡祀圓丘。祀宗廟。太樂令率工人以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架北。武舞立於架南。又文舞出。武舞入。有送迎之曲。名曰舒和。亦曰同和。凡三十一章。止用一曲。是進退同時。行綴先定。步武容體。各應樂節。國家三年而躬一郊。同殿而享八室。而舞者闕如。名曰二舞。實一舞也。且如大朝會。所以宴臣下。而舞者備其數。郊廟所以事天地祖考。而舞者減其半。殊未爲稱。事有近而不可通。禮有繁而不可省。所

御製律呂正義編 卷之二  
繫者大。伏請南郊太廟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備帝王之禮樂。以明祖宗之功德。奏可。

熙寧時。禮官以宗廟樂節而有請者三。其一。今祠太廟興安之曲。舉祝而聲已過。舉敬而聲不止。則始終之節未明。請祠祭用樂。一奏將終。則曼敬而聲少止。擊祝則樂復作。以盡合止之義。其二。大樂降神之樂。均聲未齊。短長不協。故舞行疾徐亦不能一。請以一曲爲一變。六變用六。九變用九。則樂舞始終莫不應節。其三。周人尚臭。蓋先灌而後作樂。本朝宗廟之禮多從周。請先灌而後作樂。

元豐初。詳定所以朝會樂而有請者十。其一。唐元正冬至大朝會。迎送王公用舒和。開元禮以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蓋作樂所以待王公。今中書門下親王使相。先於丹墀上東西立。皇帝升御座。乃奏樂引三品以上官。未爲得禮。請侍從及應赴官先就立位。中書門下親王使相諸司三品尚書省四品及宗室將軍以上。班分東西入。正安之樂作。至位樂止。其二。今朝會儀。舉第一爵。宮縣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第四。登歌作慶雲嘉禾靈芝之曲。則是合樂在前。登歌在後。有違古義。請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

上之樂。隨歌而發。第二爵。笙入奏慶雲之曲。止吹笙。餘樂不作。第三爵。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吹笙。瑞木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奏靈芝之曲。堂上下之樂交作。其三。定文舞武舞各爲四表。距四步爲鄮綴。各六十四。舞者服進賢冠。左執籥。右秉翟。分八佾。二工執纛引前。衣冠同之。舞者進路安徐。進一步。則兩兩相顧揖。三步三揖。四步爲三辭之容。是爲一成。餘成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爲第一成。至第三表爲再成。至北第一表爲三成。覆身卻行至第三表爲四成。至二表爲五成。復至南第一表爲六

成。而武舞入。今文舞所秉翟羽。則集雉尾置於髹漆之柄。求之古制。實無所本。聶崇義圖羽舞所執。類羽葆幢。析羽四重。結綬系於柄。此纛翳之謂也。請按圖以翟羽爲之。其四。武舞服平巾幘。左執干。右執戈。二工執旌居前。執鼗執鐸各二工。金鐃二。四工舉。二工執鐻執鏡。執相在左。執雅在右。亦各二工。夾引舞者。衣冠同之。分八佾於南表前。先振鐸以通鼓。乃擊鼓以警戒。舞工聞鼓聲。則各依鄮綴。總干正立定位。堂上長歌以咏嘆之。於是播鼗以導舞。舞者進步。自南而北。至最南表。以見舞漸。然後左右夾振鐸。次擊鼓。

以金錡和之。以金鐻節之。以相而輔樂。以雅而陔步。舞者發揚蹈厲。爲猛賁趨速之狀。每步一進。則兩兩以戈盾相嚮。一擊一刺爲一伐。四伐爲一成。成謂之變。至第二表爲一變。至第三表爲二變。至北第一表爲三變。舞者覆身嚮堂卻行而南。至第三表爲四變。乃擊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春雅節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爲五變。舞蹈而進。爲兵還振旅之狀。振鐸搖鼗。擊鼓和以金錡。廢鐻鳴鐃。復至南第一表爲六變。而舞畢。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執戈戚。若用八佾而爲擊刺之容。

則舞者執干戈。說者謂武舞戰象。樂六奏。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擊刺。戈則擊兵。矛則刺兵。玉戚非可施於擊刺。今舞執干戚。蓋沿襲之誤。請左執干。右執戈。其五。古之鄉射禮。三笙一和而成聲。謂三人吹笙。一人吹和。今朝會作樂。丹墀之上。巢笙和笙各二人。其數相敵。非也。蓋鄉射乃列國大夫士之禮。請增倍爲八人。丹墀東西各三巢一和。其六。今宮縣四隅。雖有建鼓鞀應。相傳不擊。乾德中。詔四建鼓并左右鞀。應合十有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爲均。與鈔鐘相應。鞀應在建鼓旁。是亦朔鼙應鼙之類。請將作樂之時。

先擊鼗。次擊。應。後擊建鼓。其七。今樂縣四隅設建鼓。不擊。別施散鼓於樂縣內代之。乾德中。尹拙奏宜去散鼓。詔可。而樂工積習。亦不能廢。李照議作晉鼓。以為樂節。請樂縣內去散鼓。設晉鼓。以鼓金奏。其八。古者瞽矇。眡瞭。皆掌播鼗。所以節一唱之終。請宮縣設鼗。以為樂節。其九。以天子禮求之。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以鐘鼓奏九夏。是皆在庭之樂。曼擊。則祝。敵。球。則玉磬。搏拊。所以節樂。琴瑟。所以詠詩。皆堂上樂也。磬奏在堂下。尊玉磬。故進之使在上。若擊石拊石。則當在庭。後世不原於此。以春秋鄭人賂晉侯。歌鐘

二肆。遂於堂上設歌鐘。歌磬。蓋歌鐘則堂上歌之。堂下以鐘鼓應之耳。歌必金奏相和。名曰歌鐘。則以節歌是已。豈堂上有鐘邪。歌磬之名。本無所出。晉賀循奏置登歌。箕虞。采玉造小磬。蓋取舜廟鳴球之制。後周登歌。備錄鐘磬。隋唐迄今。因襲行之。皆不應禮。請正至朝會堂上之樂。不設鐘磬。其十。古者歌工之數。大射工六人。四瑟則鼓以四人。歌以二人。天子八人。則瑟與歌皆四人矣。魏晉以來。登歌五人。隋唐四人。本朝因之。是循用周制也。禮登歌。不管。貴人聲也。故儀禮瑟與歌工。皆席于西階上。隋唐相承。庭中磬虞

之下。繫以偶歌琴瑟。非所謂升歌貴人聲之義。今堂上琴瑟。比之周制。不啻倍蓰。而歌工止四人。音高下不相權。蓋樂有八音。所以行八風。是以舞佾與鐘磬俱用八爲數。請罷庭中歌者。堂上歌爲八。琴瑟之數。放此。其箏阮筑悉廢。太常以爲。堂上鐘磬去之。則歌聲與宮縣遠。漢唐以來。宮室之制寢廣。堂上益遠。庭中。其上下樂節。苟不相應。則繁亂而無序。况朝會之禮。起於西漢。則後世難以純用三代之制。其堂上鐘磬。庭中歌工。與箏筑之器。從舊儀便。遂如太常議。楊傑十二均圖。其論謂律各有七聲。更相爲用。協本

均則樂調。非本均則樂悖。今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應鐘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黃鐘之均。餘律爲宮同之。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出。故宮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徵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事。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而遷則失常。故商角羽無變聲。君總萬化。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有變聲。凡律呂之調及其宮樂章。具著於圖。帝取所上圖考其說。乃下范鎮劉几參定。而王朴阮逸之黃



鐘大呂。正聲舛誤。照之編鐘編磬。雖有黃鐘大呂。而全闕四清聲。非古制也。朴之太簇夾鐘。則聲失之高。歌者莫能追逐。平時設而不用。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必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而能永其言。鎮等因請擇李照編鐘編磬十二。參於律者。增以王朴無射應鐘及黃鐘大呂清聲。以爲黃鐘大呂太簇夾鐘之四清聲。俾衆樂隨之。歌工詠之。中和之聲。庶可以考。請下朴二律。就太常鐘磬。擇其可用者用之。其不可修者別製之。而太常以爲大樂法度舊器。乞留朴鐘磬。別製新樂。以驗議者之術。詔以朴樂鐘爲清聲。毋得銷毀。按文獻通考云。初楊傑欲銷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鐘可校。乃詔許借朴鐘爲清聲。不得銷毀。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鐘已敝者一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鐘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韻甚佳。傑大沮。

凡等謂新樂之成。足以薦郊廟。傳萬世。其明堂景靈宮降天神之樂六奏。舊用夾鐘之均三奏。謂之夾鐘爲宮。夷則之均一奏。謂之黃鐘爲角。林鐘之均二奏。

謂之太簇為徵。姑洗為羽。而大司樂。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而圜鐘者。夾鐘也。用夾鐘均之七聲。以其宮聲為始終。是謂圜鐘為宮。用黃鐘均之七聲。以其角聲為始終。是謂黃鐘為角。用太簇均之七聲。以其徵聲為始終。是謂太簇為徵。用姑洗均之七聲。以其羽聲為始終。是謂姑洗為羽。今用夷則之均一奏。謂之黃鐘為角。林鐘之均二奏。謂之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則祀天之樂。無夷則。林鐘而用之。有太簇。姑洗而去之矣。唐典。祀天以夾鐘宮。黃鐘角。太簇徵。姑洗羽。乃周禮也。宜用夾鐘為宮。其黃

鐘為角。則用黃鐘均。以其角聲為始終。太簇為徵。則用太簇均。以其徵聲為始終。姑洗為羽。則用姑洗均。以其羽聲為始終。祭地祇。享宗廟。皆視此均法度曲。按夢溪筆談云。凡聲之高下。列為五等。以宮商角徵羽名之。為之主者曰宮。次二曰商。次三曰角。次四曰徵。次五曰羽。此之謂序。名可易。序不可易。如圜鐘為宮。則黃鐘乃第五羽聲也。今則謂之角。雖謂之角。名則易矣。其實第五之聲。安能變哉。強謂之角而已。先王為樂之意。蓋不如是也。凡等又以太常磬三等。王朴磬厚。李照磬薄。惟阮逸

胡瑗磬形制精密。而聲太高。以磬氏之法。摩其旁。輕重與律呂相應。鐘三等。王朴鐘所謂聲疾而短聞者也。阮逸胡瑗鐘。所謂聲舒而遠聞者也。惟李照鐘。有旋轉之制。鐘磬皆三十有六架。架各有六。則正律相應。清聲自足。其堂上堂下箎笛。率從新製。而調琴瑟。阮逸埙諸器。隨所下律。詔悉從之。乃緝新器用。徒置太常闕屋以貯藏之。考選樂工。汰其椎鈍癯老。而優募能者。補其闕員。立爲程度。以肄習焉。

按律歷志。范鎮是房庶之律。爲之言曰。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于管。以爲黃鐘之長。就取三分。以爲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說爲是。蓋累黍爲尺。始失之于隋書。當時議者以其容受不合。棄而不用。及隋平陳。得古樂器。高祖聞而嘆曰。華夏舊聲也。遂傳用之。至唐祖孝孫。張文收。號稱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沿隋之古樂。制定聲器。朝廷久以鐘律未正。屢下詔書。博訪羣議。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誠衆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考。當得其

真。乃詔王洙與鎮同于修制所。如庶說造律尺。龠律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龠徑九分。深一寸。尺起黃鐘之長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樂高古樂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爲今所用黍。非古所謂一稔二米黍也。尺比橫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分。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徵屬火。不宜闕。今以五行旋相生法得徵音。帝召輔臣觀庶所進律尺。龠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爲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五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爲主。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

宮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聲以足其數。庶推以旋相生之法。謂五行相戾非是。當改變徵爲變羽。易變爲閏。隨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爲宮。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是時胡瑗阮逸制樂有定議。乃補庶試秘書省校書郎遣之。鎮爲論于執政。執政不聽。四年。鎮又上書曰。竊惟聲音之生。生于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道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算數也。權衡也。鐘也。磬也。是

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則爲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無形之聲音和安可得哉。謹條十者非是之驗。惟裁擇焉。按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誕降者。天降之也。許慎云。秬。一稔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後漢任城縣產秬。黍二斛八斗。實皆二米。史官載之以爲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爲酒。謂之秬鬯。宗廟降神。惟用一罇。諸侯有功。惟賜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貴也。今秬黍取之民間者。動至數百斛。秬皆一米。河東之人謂之黑米。設有真黍。以爲取數至多。不

敢送官。此秬黍爲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是爲九分。外大其一分。三釐八毫。而後容千二百黍。除其圍廣。則其長止七十六分。二釐矣。說者謂四釐六毫爲方分。古者以竹爲律。竹形本圓。今以方分置算。此律之爲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鐘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鐘之長者。據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之施于量。則曰黃鐘之龠。施于權衡。則曰黃鐘之重。施于尺。則曰黃

鐘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爲尺。又不起于黃鐘。此尺之爲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謂爵琖。其體正圓。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算者。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鬴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別。按周禮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尺。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以爲尺。則八寸十寸俱爲尺矣。

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六尺四寸爲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以八寸尺爲鬴之方。十寸尺爲鬴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積實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今鬴方尺。積千寸。此鬴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斗。旁有廐焉。當隋時。漢斛尙在。故隋書載其銘曰。審律嘉量斛。方尺。圓其外。廐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算

法。圓分謂之徑圍。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圍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圓分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數非是七也。又按權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鐘。其重一鈞。聲中黃鐘。漢之斛。其重二鈞。聲中黃鐘。其重一鈞。聲中黃鐘。漢之斛。其重二鈞。聲中黃鐘。薄厚之法。以考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真。此權衡為非是。八也。又按鳧氏為鐘。大鐘十分其鈺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鈺間。以其一為之厚。今無大小薄厚。而一以黃鐘為率。此鐘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

鼓為三。蓋各以其律之長短為法也。今亦以黃鐘為率。而無長短厚薄之別。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可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未可以為法。况十者之皆相戾乎。臣故知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請以臣章下有司。問黍之二米與一米孰是。律之空徑三分。與三分四釐六毫孰是。律之起尺。與尺之起律孰是。龠之圓制與方制孰是。鬴之方尺圓。其外深尺與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圓。其外庇旁九釐五毫。與方尺深尺六寸二分孰是。算數之以圓分。與方分孰是。權衡之重以二米秬。

黍與一米孰是。鐘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長短薄厚而中律。與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是不是定。然後制龠合升斗。黼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後可以為量。為鐘磬。量與鐘磬合于律。然後可以為樂也。今尺律本末未定。而詳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費。無慮千萬計矣。如以臣議為然。伏請權罷詳定修制二局。候真黍至。然後為樂。則必至當而無事于浮費也。詔送詳定所。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

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於床。並非其序。請親祠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寘於床。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為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罍十二。虛為宮縣。明矣。故或以為配十二辰。或以為配十二次。則虛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二十。虛甚者。又以為三十六。虞。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



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二處。太常以謂用宮架十二處。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辰位。設罇鐘十二處。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處。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

禮部言。親郊之歲。夏至祀皇地祇於方丘。遣冢宰攝事。禮容樂舞。謂宜加於常祀。而其樂處二十。樂工百五十有二。舞者六十有四。與常歲南北郊上公攝事無異。未足以稱欽崇之意。乞自今準親祠用三十六處。工人三百有六。舞人百二十有四。詔可。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之八十七

樂制考十

宋三

宋

元祐中。范鎮上樂論。其自叙曰。臣昔為禮官。從諸儒難問樂之差謬。凡十餘事。厥初未習。不能不小牴牾。後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得其法流通貫穿。悉取舊書。去其牴牾。掇其要。作為八論。其論律。論黍。論尺。論量。論聲器。言在律歷志。論鐘曰。夫鐘之制。周官鳧氏言之甚詳。而訓解者其誤有三。若云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介于鼓鉦舞之間。則然。非在甬衡之上。其悞一也。又云舞上下促。以橫為修。從為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為之。

間。則舞間之方。常居銑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既言鼓間與舞佾相應。則鼓與舞皆六。所云鉦六舞四。其悞二也。又云鼓外二。鉦外一。彼旣以鉦鼓皆六。無厚薄之差。故從而穿鑿以遷就其說。其悞三也。今臣所鑄編鐘十二。皆從其律之長。故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以爲鐘之身。鉦者。正也。居鐘之中。上下皆八。下去二以爲之鼓。上去二以爲之舞。則鉦居四。而鼓與舞皆六。是故于鼓鉦舞篆景樂。遂用衡旋蟲。鐘之文也。著於外者也。廣長空徑厚薄大小。鐘之數也。起於內者也。若夫金錫之齊。與

鑄金之狀。率按諸經。差之毫釐。則聲有高下。不可不審。其鑄鐘亦以此法而四倍之。今太常鐘。無大小。無厚薄。無金齊。一以黃鐘爲率。而磨以取律之合。故黃鐘最薄而輕。自大呂以降。迭加重厚。是以卑陵尊。以小加大。其可乎。且清聲者。不見於經。惟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處。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尤爲非是。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論磬曰。臣所造編磬。皆以周官磬氏爲法。若黃鐘。股之博四寸五分。股九寸。鼓一尺三寸五分。鼓之博三寸。而其厚一寸。

其弦一尺三寸五分。十二磬各以其律之長而三分損益之。如此其率也。今之十二磬長短厚薄皆不以律而欲求其聲不亦遠乎。鐘有齊也。磬石也。天成之物也。以其律爲之長短厚薄而其聲和。此出於自然而聖人者能知之。取以爲法。後世其可不考正乎。考正而非是則不足爲法矣。特磬則四倍其法而爲之。國朝祀天地宗廟及大朝會。宮架內止設罇鐘。惟后廟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祔后廟。特磬遂爲無用之樂。臣欲乞凡宮架內於罇鐘後各加特磬。貴乎金石之聲。小大相應。論八音曰。匏土革木金石絲竹。是八而八音所以爲樂也。

物者在天地間。其體性不同。而至相戾之物也。聖人制爲八器。命之商則商。命之宮則宮。無一物不同者。能使天地之間至相戾之物無不同。此樂所以爲和而八音所以爲樂也。

按李照律。據史所載。約在倍無射黃鐘間以爲黃鐘。今范鎮律。又下李照一律有奇。則黃鐘正當倍夷則也。更舛於照矣。

又按文獻通考云。司馬光君實與范鎮景仁往反論鐘律書。君實書云。蒙示房生尺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

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文悞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則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悞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鐘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盛稱此論。以爲先儒用意。皆

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謬。祛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夫按累黍求尺。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悟也。又其書旣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爲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

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返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則歛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非度與黍。將何從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謂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

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爲黃鐘之律。是則律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邪。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有一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太煩。則上下輩之。所謂三分者。舉

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戴宛空之處。而欲責其絲忽不差耶。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爲九寸。取其三分。以爲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黃鐘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權。据其容與其重。非

千二百不可。至於法度。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爲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鐘。適當古之中呂。不知生所謂中呂者。果后夔之中呂也。開元之中呂耶。若開元之中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爲。豈能盡得律呂之正。而欲取以爲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也。景仁復書曰。一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大儒甚衆。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爲脫文。以欺於鎮也。是大不然。

鎮豈可欺哉。亦以義理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起。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爲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幾何。豈可直以一千二百黍受置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爲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鐘之長。而後論用黍

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書不爲冗長。而反爲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爲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爲排積之積。廣爲一黍之廣。而然耶。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徑三分圍三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今者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厘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累九寸之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旣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



知庶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据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黃鐘之重。施於量。則由黃鐘之龠。施於尺。則由黃鐘之長。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為尺耶。豈得謂尺生量耶。又云庶言太常樂太高。黃鐘適當古之中呂。不知中呂者。果后夔之中呂耶。開元之中呂耶。若開元之中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

也。又云方響與笛。里巷之樂。庸工所為。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為異。而不知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使得其真黍。用庶之法。制為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尼也。豈直后夔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舜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后能和聲。今律有四釐六毫之差。以為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君實書又曰。近於夢得處。連得所賜兩書。且云鑄周黼漢斛已成。欲令光至頽昌就觀。周室既衰。禮缺樂弛。典章亡逸。疇人流散。

律度量衡。不存乎世。咸夏韶護。不傳乎人。重以暴秦焚滅六籍。樂之要妙。存乎聲音。其失之甚易。求之甚難。自漢以來。諸儒取諸胸臆。以臆度古法。牽於文義。拘於名數。校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無形之域。訟無證之廷。迭相否臧。紛然無已。雖使后夔復生。不能決矣。彼周黼出於考工記。非經見。是非固未得而知。如漢斛者。劉歆爲王莽爲之。就使其器尚存。亦不足法。况景仁復改其形制。恐徒役心費銅炭而已。

楊傑上言。元豐中。詔范鎮。劉几與臣詳議郊廟大樂。

既成而奏。稱其和協。今鎮新定樂法。頗與樂局所議不同。且樂經仁宗命作。神考睿斷。奏之宗廟朝廷久矣。豈可用鎮一說而遽改之。遂著元祐樂議。以破鎮說。其議樂章曰。國朝廟室之樂。皆以大名之。如大善大仁大美之類是也。今鎮以文明之曲獻祖廟。以大成之曲進皇帝。以萬歲之曲進太皇太后。其名未正。難施於宗廟朝廷。議宮架加磬曰。鎮言欲乞凡宮架內。於罇鐘後各加特磬云云。按唐六典。天子宫架之樂。罇鐘十二。編鐘十二。編磬十二。凡三十有六。虞宗廟與殿廷同。凡中宮之樂。則以大磬代鐘。餘如宮架

之制。今以罇鐘特磬並設之。則爲四十八架。於古無法。皇帝將出。宮架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皇帝與宮架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未聞皇帝出入以特磬爲節。議十六鐘磬曰。鎮謂清聲不見於經云云。按編鐘編磬十六。其來遠矣。豈徒見於周禮小胥之注哉。漢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陳禮樂雅頌之聲。以風化天下。其事載于禮樂志。不爲不詳。豈因劉几然後用哉。且漢承秦。秦未嘗制作禮樂。其稱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遺法也。其王朴樂內編鐘編磬。以其聲律太高。歌者難逐。故四清聲置而弗用。及神宗朝下三律。則四清聲皆用而諧協矣。周禮曰。鳧氏爲鐘。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則清聲豈不見於經哉。今鎮簫笛塤箎巢笙和笙獻於朝廷。簫必十六管。是四清聲在其間矣。自古無十六管之簫。豈簫韶九成之樂。已有鄭衛之聲乎。禮部太常亦言。鎮樂法。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而樂如舊制。

按文獻通考云。元祐初。范鎮用房庶律法。上所定樂。下詔褒美。楊傑言。按爾雅。秬。黑黍。秠。一稗二米。律法有用秬黍之文。無用秠之說。以爲必得秠。然

後制律。未之前聞也。鎮所造銅量。斛在上。斗在下。左耳為升。右耳上為合。下為龠。上三下二。與漢制符矣。漢志。量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焉。孟康曰。反斛聲中黃鐘。覆斛亦中黃鐘之宮。臣叩鎮所造銅量。其聲不與黃鐘合。則非漢制也。黃帝命伶倫斷竹節兩間。聽鳳之鳴以為律呂。此造律之本也。初無用黍之法。至漢志乃有用黍之制。鎮以為世無真黍。乃用太府尺以為樂尺。而又下一律有奇。其實下舊樂三律矣。其可用乎。鎮樂律卒不行。大樂正葉防撰朝會二舞儀。武舞曰威加四海之舞。

第一變。舞人去南表三步。總干而立。聽舉樂。三鼓前行。三步。及表而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持干荷戈。相顧作猛賁趨速之狀。再鼓。皆轉身向裏。以干戈相擊刺。足不動。再鼓。皆回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舉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向立。干戈各置腰。再鼓。各前進。以左足在前。右足在後。左手執干當前。右手執戈在腰。為進旅。再鼓。各相擊刺。再鼓。各退身復位。整其干。為退旅。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轉面相向。秉干持戈坐作。再鼓。各相擊刺。再鼓。皆起。收其干戈。為克捷之象。再

鼓。皆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二變。聽舉樂。依前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正而作猛賁趨速之狀。再鼓。各轉身向裏。相擊刺。足不動。再鼓。各轉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陳其干戈。左右相顧為猛賁趨速之狀。再鼓。皆併入行。以八為四。再鼓。皆兩兩對相擊刺。再鼓。皆回易行列。左在右。右在左。再鼓。皆舉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各分左右。再鼓。各揚其干戈。再鼓。交相擊刺。再鼓。皆總干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而相向。再鼓。整干戈。以象登臺講武。再

鼓。皆擊刺于東南。再鼓。皆按盾舉戈。東南嚮而望。以象漳泉奉土。再鼓。皆擊刺于正南。再鼓。皆按盾舉戈。南嚮而望。以象杭越來朝。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擊刺于西北。再鼓。皆按盾舉戈。西北嚮而望。以象克殄并汾。再鼓。皆擊刺于正西。再鼓。皆按盾舉戈。西嚮而望。以象肅清銀夏。再鼓。皆舞。進一步。正跪。右膝至地。左足微起。再鼓。皆置干戈于地。各拱其手。象其不用。再鼓。皆左右舞蹈。象以文止武之意。再鼓。皆就拜。收其干戈。起而躬立。再鼓。皆舞退。鼓盡即止。以象兵還振旅。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第一變。舞人立

南表之南。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皆右顧右揖。再鼓。皆開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少卻身。為初辭。合手自上而下。再鼓。皆右顧。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後。為再辭。再鼓。皆左顧。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為固辭。再鼓。皆合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俛身相顧。為初謙。合手當胸。再鼓。皆右側身。左垂手。為再謙。再鼓。皆左側身。右垂手。為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遇節樂則蹲。第二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嚮。再鼓。皆稍前相

揖。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開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嚮。再鼓。皆卻身。為初辭。再鼓。皆舞。辭如上儀。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再鼓。皆相嚮。再鼓。皆相顧。為初謙。再鼓。皆再謙。再鼓。皆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兩兩相嚮。再鼓。皆相趨揖。再鼓。皆左揖如上。再鼓。皆右揖如上。再鼓。皆開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嚮。再鼓。皆卻身。為初辭。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兩兩相嚮。再鼓。皆相

顧為初謙。再鼓。皆再謙。再鼓。皆三謙。皆躬而授之。正立。遇節樂則蹲。凡二舞綴表器。及引舞振作。並與大祭祀之舞同。協律郎陳沂按閱。以為節奏詳備。自是朝會列用之。

太常博士孫諤言。臣常奉社稷之祠。親覩陳設。初疑其闕畧而不備。退而考元祐祀儀。乃與所親見者合焉。其登歌之樂。雖有鐘磬篥簾搏拊祝敔之屬。獨陳太社壇上。而太稷闕焉。夫宮架不備。非所以重社稷也。周公制祭祀之法。則有靈鼓以鼓之。有帔舞以舞之。有太簇應鐘咸池以極其歌舞之節。此樂文之備

也。唐社稷用二十架。至於開元。亦循三代之遺法。于壇之北。宮架備陳。別異天神。中建靈鼓。歌虞各設二壇。下舞上歌。何其盛也。臣稽考典禮。凡祀太社太稷。宜倣周官及開元禮文。于壇之北。備設宮架。鐘匏竹各列二壇。南架之內。更植靈鼓。于是集侍從禮官議增稷壇樂。而添用宮架之說不行。元符元年十一月。詔登歌鐘磬。並依元豐詔旨。復先帝樂制也。大觀中。議禮局言。國家崇奉感生帝神州地祇為大祠。以僖祖太祖配侑。而有司行事。不設宮架二舞。殊失所以尊祖侑神作主之意。乞皆用宮架二舞。詔可。

詔。近選國子生教習二舞。以脩祠祀先聖。本周官教國子之制。然士子肄業上庠。頗聞耻于樂舞與樂工。爲伍坐作進退。蓋今古異時。制于古雖有其迹。施于今未適其宜。其罷習二舞。願習雅樂者聽。

劉昺編修樂書爲八論。其一曰。樂由陽來。陽之數極于九。聖人攝其數于九鼎。寓其聲于九成。陽之數復而爲一。則寶鼎之卦爲坎。極而爲九。則彤鼎之月爲離。離南方之月也。聖人以光明盛大之業。如日方中。嚮明而治。故極九之數。則曰景鐘。大樂之名。則曰大晟。日王於午。火明于南。乘火德之運。當豐大之時。恢

擴規模。增光前烈。明盛之業。永觀厥成。樂名大晟。不亦宜乎。其二曰。後世以黍定律。其失樂之本也遠矣。以黍定尺。起于西漢。蓋承六經散亡之後。聞古人之緒餘。而執以爲法。聲旣未協。乃屢變其法而求之。此古今之尺。所以至于數十等。而至和之聲。愈求而不可得也。傳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異日聽吾樂。當令人物舒長。照之樂。固未足以感動和氣如此。然亦不可謂無其意矣。自藝祖御極。和樂之聲高。歷一百五十餘年。而



後中正之聲乃定。蓋奕世修德。和氣薰蒸。一代之樂。理若有待。其四曰。盛古帝王。皆以明堂為先務。後世知為崇配布政之宮。然要妙之旨。秘而不傳。徒區區於形制之末流。而不知帝王之所以用心也。且盛德在木。則居青陽。角聲乃作。盛德在火。則居明堂。徵聲乃作。盛德在金。則居總章。商聲乃作。盛德在水。則居元堂。羽聲乃作。盛德在土。則居中央。宮聲乃作。其應聲之妙。不可勝言。一歲之中。兼總五運。凡麗于五行者。以聲召氣。無不總攝。鼓宮。宮應。鼓角。角應。彼亦莫知所以使之者。則永膺壽考。歷數過期。不亦宜乎。其

五曰。魏漢津以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九十之律。三數退藏。故八寸九分為中聲。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宮架環列。以應十二辰。中正之聲。以應二十四氣。加四清聲。以應二十八宿。氣不頓進。八音乃諧。若立春在氣元之後。則迎其氣而用之。餘悉隨氣用律。使無過不及之差。則所以感召陰陽之和。其法不亦密乎。其六曰。乾坤交于亥。而子生于黃鍾之宮。故稟於乾。交於亥。任於壬。生于子。自乾至子。凡四位。而清聲具焉。漢津以四清為至陽之氣。在二十八宿為虛昴星房。四者居四方正位。統十二律。每清

聲皆有三統。申子辰屬于虛。而統於子。巳酉丑屬于  
昴。而統于丑。寅午戌屬于星。而統於寅。亥卯未屬于  
房。而統于卯。中正之聲。分爲二十四宿。統於四清。其  
七曰。昔人以樂器有時而弊。故律失則求之於鍾。鍾  
失則求之於鼎。得一鼎之會。則權衡度量。可考而知。  
故鼎以全渾淪之體。律呂以達陰陽之情。天地之間。  
無不統攝。機緘運用。萬物振作。則樂之感人。豈無所  
自而然耶。其八曰。聖上稽帝王之制。而成一代之樂。  
以謂帝舜之樂。以教胄子。乃頒之於宗學。成周之樂。  
掌於成均。乃頒之於府學。辟廱太學。而三京藩邸。凡祭

祀之用樂者。皆賜之。於是中正之聲。被天下矣。漢施  
鄭聲於朝廷。唐升夷部於堂上。至於房中之樂。唯恐  
淫哇之聲。變態之不新也。聖上樂聞平淡之音。而特  
詔有司。制爲宮架。施之於禁庭。房中用雅樂。自今朝  
始云。又爲圖十二。一曰五聲。二曰八音。三曰十二律。  
應二十八宿。四曰七均。應二十八宿。五曰八十四調。  
六曰十二律所生。七曰十二律應二十四氣。八曰十  
二律鍾正聲。九曰堂上樂。十曰金鍾玉磬。十一曰宮  
架。十二曰二舞。圖雖不能具載。觀其所序。亦可以知  
其旨意矣。天地相合。五數乃備。不動者爲五位。常動

者爲五行。五行發而爲五聲。律呂相生。五聲乃脩。布於十二律之間。猶五緯往還於十有二次。五運斡旋於十有二時。其圖五聲以此。兩儀旣判。八卦肇分。氣盈而動。八風行焉。顓帝乃令飛龍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方是時。金石絲竹匏土草木之音未脩。後聖有作。以八方之物全五聲者。制爲八音。以聲召氣。八風從律。其圖八音以此。上象著明。器形而下。以聲召氣。脗合元精。其圖十二律應二十八宿。以此。斗在天中。周制四方。猶宮聲處中。爲四聲之綱。二十八舍。列在四方。用之於合樂者。蓋東方七角屬木。南方七徵

屬火。西方七商屬金。北方七羽屬水。四方之宿。各有所屬。每方之中。七均備足。中央七宮。管攝四氣。故二十八舍應七均之聲者。和聲之術也。其圖七均應二十八宿。以此。合陰陽之聲。而文之以五聲。則九六相交。均聲乃備。黃鍾爲宮。是謂天統。林鐘爲徵。是謂地統。太簇爲商。是謂人統。南呂爲羽。於時屬秋。姑洗爲角。於時屬春。應鍾爲變宮。於時屬冬。蕤賓爲變徵。於時屬夏。旋相爲宮。每律皆具七聲。而八十四調備焉。其圖八十四調。以此。自黃鍾至仲呂。則陽數極而爲乾。故其位在

左。蕤賓至應鍾。則陰數極而為坤。故其位在右。陰窮則歸本。故應鍾自生陰律。陽窮則歸本。故仲呂自歸陽位。律呂相生。起於復而成于乾。終始皆本於陽。故曰樂由陽來。六呂則同之而已。相生之位。分則為乾坤之爻。合則為既濟未濟之卦。自黃鍾至仲呂為既濟。故屬陽而居左。自蕤賓至應鍾為未濟。故屬陰而居右。易始於乾坤。終於既濟未濟。天地辨位。而水火之氣。交際於其中。造化之原。皆自此出。其圖十二律所生以此。二十四氣。差之毫釐。則或先天而太過。或後天而不及。在律為聲。在歷為氣。若氣方得節。乃用

中聲。氣已及中。猶用正律。其圖十二律應二十四氣。以此。漢津曰。黃帝夏禹之法。簡捷徑直。得於自然。故善作樂者。以聲為本。若得其聲。則形數制度。當自我出。今以帝指為律。正聲之律十二。中聲之律十二。清聲凡四。共二十有八。云其圖十二律以此。堂上之樂。以人聲為貴。歌鐘居左。歌磬居右。近世之樂。曲不協律。歌不擇人。有先製譜而後命辭。奉常舊工。村野癡老者。斥之。升歌之工。選擇艱難。故堂上之樂。鏗然特異焉。其圖堂上樂以此。金石之精。稟氣於乾。故堂上之樂。鐘必以金。磬必以玉。歷代樂儀曰。歌磬次歌鐘

之西。以節登歌之句。卽周官頌磬也。神考肇造玉磬。聖上紹述先志。而堂上之樂方備。非聖智兼全。金聲而玉振之者。安能與於天道哉。其圖金鐘玉磬以此。大晟之制。天子親祀圜丘。則用景鐘爲君圍。罇鐘特磬爲臣圍。編鐘編磬爲民圍。非親祀則不用君圍。漢津以謂宮架總攝四方之氣。故大晟之制。羽在上。而以四方之禽。虛在下。而以四方之獸。以象鳳儀獸舞之狀。龍龔崇牙。制作華煥。其圖宮架以此。新樂肇興。法夏籥九成之數。文舞九成。終於垂衣拱手。無爲而治。武舞九成。終於偃武修文。投戈講藝。每成進退疾。

徐抑揚顧揖。各象方今之勲烈。文舞八佾。左執籥。右秉翟。蓋籥爲聲之中。翟爲文之華。秉中聲而昌文德。武舞八佾。執干戈而進。以金鼓爲節。其圖二舞以此。又列八音之器。金部有七。曰景鐘。曰罇鐘。曰編鐘。曰金鐸。曰金鐃。曰金鐸。其說以謂。景鐘乃樂之祖。非常用之樂也。黃帝五鐘。一曰景鐘。景大也。鐘四方之聲。以象厥成。惟功大者其鐘大。世莫識其義久矣。其聲則黃鐘之正律。呂由是生焉。平時弗考。風至則鳴。罇鐘形聲宏大。各司其辰。以管攝四方之氣。編鐘隨月用律。雜比成文。聲韻清越。罇鐃鐃鐸。古謂之。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 卷之三  
四金。鼓屬乎陽。金屬乎陰。陽造始而爲之倡。故以金  
鐸和鼓。陽動而不知已。故以金鐺節鼓。陽之用事。有  
時而終。故以金鏡止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天之道  
也。故以金鐸通鼓。金乃兌音。兌爲口舌。故金之屬皆  
象之。石部有二。曰特磬。曰編磬。其說以謂。依我磬聲。  
以石有一定之聲。衆樂依焉。則鐘磬未嘗不相須也。  
往者國朝祀天地祭廟及大朝會。宮架內止設鐃鐘。  
惟后廟乃用特磬。若己升祔后廟。遂置而不用。如此。  
則金石之聲。大小不侔。大晟之制。金石並用。以諧陰  
陽。漢津之法。以聲爲主。必用泗濱之石。故禹貢必曰

浮磬者。遠土而近於水。取之實難。昔奉常所用。乃以  
白石爲之。其聲沉下。製作簡質。理宜改造焉。絲部有  
五。曰一弦琴。曰三弦琴。曰五弦琴。曰七弦琴。曰九弦  
琴。曰瑟。其說以謂。漢津誦其師之說曰。古者聖人作  
五等之琴。琴主陽。一三五七九。皆生成之數也。師延  
拍一弦之琴。昔人作三弦琴。蓋陽之數成於三。伏羲  
作琴有五弦。神農氏爲琴七弦。琴書以九弦象九星。  
五等之琴。額長二寸四分。以象二十四氣。嶽濶三分。  
以象三才。嶽內取聲三尺六寸。以象朞三百六十日。  
龍斷及折勢四分。以象四時。共長三尺九寸一分。成

於三。極於九。九者。究也。復變而爲一之義也。大晟之瑟。長七尺二寸。陰爻之數。二十有四。極三才之陰數。而七十有二。以象一歲之候。旣罷箏筑阮絲聲稍下。乃增瑟之數爲六十有四。而法乎陰。琴之數則九十有九。而法乎陽。竹部有三。曰長筴。曰箎。曰簫。其說以謂。遂以一管而兼律呂。衆樂由焉。三竅成籥。三才之和寓焉。六竅爲遂。六律之聲備焉。箎之制。採竹竅厚均者。用兩節。開六孔。以備十二律之聲。則箎之樂生於律。樂始於律而成於簫。律準鳳鳴。以一管爲一聲。簫集衆律。編而爲器。參差其管。以象鳳翼。簫然清亮。

以象鳳鳴。匏部有六。曰竽。笙。曰巢。笙。曰和。笙。曰閏。餘。匏。曰九。星。匏。曰七。星。匏。其說以謂。列其管爲簫。聚其管爲笙。鳳凰于飛。簫則象之。鳳凰戾止。笙則象之。故內皆用簧。皆施匏於下。前古以一十六簧爲竽。十九簧爲巢。十三簧爲和。皆用十九數。而以管之長短聲之大小爲別。八音之中。匏音廢絕久矣。後世以木代匏。乃更其制。下皆用匏。而并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之成數。三者。木之生數。木得土而能生也。九簧者。以象九星。物得陽而生。九者。陽數之極也。七簧者。以象七星。笙之形若鳥斂翼。鳥。火禽。火數七也。土

部有一。曰塤。其說以謂。釋詩者以塤箎異器而同聲。然八音孰不同聲。必以塤箎為况。嘗博詢其旨。蓋八音取聲相同者。惟塤箎為然。塤箎皆六孔。而以五竅取聲。十二律始于黃鐘。終于應鐘。二者其竅盡合。則為黃鐘。其竅盡開。則為應鐘。餘樂不然。故惟塤箎相應。革部十有一。曰晉鼓。曰建鼓。曰鼗鼓。曰鼙鼓。曰靈鼓。曰靈鼗。曰路鼓。曰路鼗。曰雅鼓。曰相鼓。曰搏拊。其說以謂。凡言樂者。必曰鐘鼓。蓋鐘為秋分之音。而屬陰。鼓為春分之音。而屬陽。金奏待鼓。而後進者。雷發聲。而後羣物皆鳴也。鼓復用金以節樂者。雷收聲。而

後蟄蟲。坏戶也。周官以晉鼓。鼓金奏。陽為陰倡也。建鼓。少昊氏所造。以節眾樂。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懸而擊之。謂之縣鼓。鼗者。鼓之兆也。天子賜諸侯樂。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以鼗將之。祝先眾樂。鼗則先鼓而已。以鼙鼓。鼓天神。因天聲以祀天也。以靈鼓。鼓社祭。以天為神。則地為靈也。以路鼓。鼓鬼享。人道之大也。以舞者迅疾。以雅節之。故曰雅鼓。相。所以輔相於樂。今用節舞者之步。故曰相鼓。登歌。今奏擊拊。以革為之。實之以糠。升歌之鼓。節也。木部有二。曰祝。曰敔。其說以謂。祝之作樂。敔之止



樂。漢津嘗問於李良。良曰。聖人制作之旨。皆在易中。易曰。震起也。艮止也。祝。敵之義。如斯而已。祝以木為底。下實而上虛。震一陽在二陰之下。象其卦之形也。擊其中聲。出虛為眾樂倡。震為雷。雷出地奮。為春分之音。故為眾樂之倡。而外飾以山林物生之狀。艮位寅。為虎。虎伏以象止樂。背有二十七刻。三九陽數之窮。戛之以竹。裂而為十。古或用十寸。或裂而為十二。陰數十二者。二六之數。陽窮而以陰止之。又以度量權衡四法。候氣運律。教樂運譜。四議與律。歷運氣相表裏。甚精微矣。茲獨採其言樂事顯明者。凡為書二

十卷。說者謂蔡京使曷緣飾之。以告天下云。

政和中。太常言。宗廟太社太稷並為大祠。今太社太稷登歌。而不設宮架樂舞。獨為未備。請迎神送神詣壘。洗歸復位。奉俎退文舞。迎武舞。亞終獻。望燎樂曲。並用宮架樂。設於北墉之北。詔皆從之。

議禮局上親祠登歌之制。大朝會同。金鐘一。在東。玉磬一。

在西。俱北向。祝一。在金鐘北。稍西。敵一。在玉磬北。稍東。搏拊二。一在祝北。一在敵北。東西相向。一弦三弦。

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四。在金鐘之南。西上。玉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又於午階之東。太廟則於泰階之東。宗祀則於東階。

之西。大朝會。則於丹墀。香案之東。設筵二。箎一。巢笙二。和笙二。為一。

列。西上。大朝會。和。墀一。在筵南。大朝會。在筵南。閏餘匏一。簫

一。各在巢笙南。又於午階之西。太廟於泰階之西。宗祀於西階之東。大朝

會於丹墀。設筵二。箎一。巢笙二。和笙二。為一列。東上。香案之西。

墀一。在筵南。七星匏一。九星匏一。在巢笙南。簫一。在

九星匏西。鐘磬祝。故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太廟宗祀

於殿上。墀。箎。笙。簫。匏工。並立於午階之東西。則於泰階東西。宗祀則於西階之間。

大朝會則於丹墀。香案之東西。樂正二人。在鐘磬南。

歌工四人在。故東。俱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

名。在樂廡之西。東向。樂正紫公服。大朝會服絳朝服。方心曲領。緋白大

帶。金銅革。樂工黑介幘。執麾人平巾幘。並緋繡鸞衫。帶。烏皮履。

白絹夾袴。抹帶。大朝會同。又上親祠宮架之制。景靈宮宣德門。大朝

會附。四方各設編鐘三。編磬三。東方編鐘起北。編磬間

之。東向。西方編磬起北。編鐘間之。西向。南方編磬起

西。編鐘間之。北方編鐘起西。編磬間之。俱北向。又設

十二。鑄鐘特磬於編架內。各依月律。四方各鑄鐘三。

特磬三。東方鑄鐘起北。特磬間之。東向。西方特磬起

北。鑄鐘間之。西向。南方特磬起西。鑄鐘間之。北方鑄

鐘起西。特磬間之。皆北向。景靈宮天興殿。鑄鐘編鐘

設。植建鼓鞀鼓。應鼓於四隅。建鼓在中。鞀鼓在左。應

鼓在右。設祝敵於北架內。祝一。在道東。敵一。在道西。

設瑟五十二。朝會五十六。宣德門五十四。列為四行。二行在祝東。

二行在敵西。次一弦琴七。左四。右三。次三弦琴一十

有八。宣德門二十。次五弦琴一十有八。宣德門二十。並分左右。

次七弦琴二十有三。次九弦琴二十有三。並左各十

有二。右各十有一。宣德門七弦九弦各二十。宣德門五。並左十有三。右十有二。次巢笙

二十有八。分左右。宣德門三十三。次匏笙三。在巢笙之間。左

二右一。次簫二十有八。宣德門大朝會三十。次竽二十。次篪二

十有八。宣德門三十六。朝會篪三。宣德門十三。左十有七。右十有六。次塤一十有八。宣德門

朝會三十。左十有六。次箎二十有八。並分左右。宣德門箎三十六。朝會三十。左十有六。

有七。右雷鼓雷鼗各一。在左。又雷鼓雷鼗各一。在右。

十有六。地祇靈鼓靈鼗各二。太廟路鼓各二。大朝會晉鼓二。宣德門不設。並在三弦五弦琴

之間。東西相向。晉鼓一。在匏笙間。少南。北向。副樂正

二人。在祝敵之前。北向。歌工三十有二。宣德門四十。朝會三十有

六。次祝敵。東西相向。列為四行。左右各二行。樂師四

人。在歌工之南北。東西相向。運譜二人。在晉鼓之左

右。北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簾之右。東向。副

樂正同樂正服。大朝會同樂正朝服。樂師緋公服。運譜綠公服

大朝會介幘。絳鞞衣。白絹抹帶。樂工執麾人。並同登歌執麾人服。朝會

同。又上親祠二舞之制。大朝會同。文舞六十四人。執籥翟。

武舞六十四人。執干戚。俱為八份。文武分立於表之

左右。各四份。引文舞二人。執燾。在前。東西相向。舞色

二人。在執燾之前。分東西。若武舞。則在執旌之前。引武舞執旌

二人。鼗二人。雙鐸二人。單鐸二人。鏡二人。持金錚四

人。奏金錚二人。鉦二人。相二人。雅二人。各立於宮架

之東西。北向北上。武舞在其後。舞色長幘頭抹額。紫

繡袍。引二舞頭及二舞郎。並紫平冕。阜繡鸞衫。金銅

革帶。烏皮履。大朝會。引文舞頭及文舞郎。並進賢冠。黃鸞衫。銀褐裙。綠襪。襜褕。革帶。烏皮履。引

武舞頭及武舞郎。並平巾幘。緋鸞衫。黃畫甲。身紫襪。襜褕。豹文大口袴。起梁帶。烏皮鞞。引武舞人。

武弁。緋繡鸞衫。抹額。紅錦臂。繡白絹袴。金銅革帶。烏

皮履。大朝會同。又上大祠中祠。登歌之制。編鐘一。在東。編

磬一。在西。俱北向。祝一。在編鐘之北。稍西。敵一。在編

磬之北。稍東。搏拊二。一在祝北。一在敵北。俱東西向。

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一。在編鐘之南。

西上。編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壇下午階之東。太廟別廟。則於

殿下泰階之東。明堂。明堂。則於東階之西。設筵一。簾一。塤一。為一列。西上。

和笙一。在筵南。巢笙一。在簾南。簫一。在塤南。午階之

西亦如之。東上。太廟別廟。則於泰階之西。鐘磬祝敵

明堂。明堂。則於西階之東。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明堂。太廟別廟。於

殿上。祠廟。於堂上。塤簾笙

籥。並立於午階東西。太廟別廟。於太階之東西。明堂。祠廟。於兩階之間。若

不用宮架。即登歌工人並坐。樂正二人。在鐘磬南。歌工四人在敵

東。俱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虞之西。

東向。樂正公服。執麾挾仗色掌事平巾幘。樂工黑介

幘。並緋繡鸞衫。白絹抹帶。三京帥府等。每歲祭社稷。祀風師雨師雷神。釋奠文

宣王。用登歌樂。陳設樂器。又上大祠宮架。二舞之制。並同。每歲大中祠登歌樂。

四方各設罇鐘三。各依月律。編鐘一。編磬一。北方應

鐘起。西。編鐘次之。黃鐘次之。編磬次之。大呂次之。皆

北向。東方太簇起。北。編鐘次之。夾鐘次之。編磬次之。

姑洗次之。皆東向。南方仲呂起。東。編鐘次之。蕤賓次

之。編磬次之。林鐘次之。皆北向。西方夷則起。南。編鐘

次之。南呂次之。編磬次之。無射次之。皆西向。又設十

二特磬。各在罇鐘之內。植建鼓鞀鼓。應鼓於四隅。設

祝。敵於北架內。祝在左。敵在右。雷鼓雷鼗各二。地祇以靈

鼓。靈鼗。太廟別廟。以路鼓。路鼗。分東西。在歌工之側。瑟二。在祝東。次

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各為一列。敵西亦

如之。巢笙。竽。篪。塤。簫各四。為四列。在雷鼓之後。若地祇。即

在靈鼓後。太廟別廟。在路鼓後。晉鼓一。在簫之後。俱北向。副樂正二

人。在祝敵之北。歌工八人。左右各四。在祝敵之南。東

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宮架西。北向。副樂

正本。色公服。執麾挾仗色掌事及樂工平巾幘。服同

登歌樂工。凡軒架之樂三面。其制去宮架之南面。判架之樂二面。其制又去軒架之北面。特架之樂一面。文武二舞。並同親祠。惟二舞郎並紫平冕。皂繡袍。銀褐裙。白絹抹帶。與親祠稍異。詔並頒行。

尚書省立法。新徵角二調曲譜。已經按試者。並令大晟府刊行。後續有譜依此。其宮商羽調曲譜。自從舊新樂器五聲八音方全。塤箎匏笙石磬之類。已經按試者。大晟府畫圖疏說頒行。教坊鈞容直。開封府各頒降二副。開封府用所頒樂器明示。依式造鬻。教坊鈞容直及中外。不得違令。輒高下其聲。或別為他聲。或移改增損樂器。舊來淫哇之聲。如打斷哨笛。砑鼓。

十般舞。小鼓腔。小笛之類。與其曲名。悉行禁止。違者與聽者悉坐罪。

詔先帝嘗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樂府。久不施用。其令畧加磨礪。俾與律合。并造金鐘。專用於明堂。又詔大晟雅樂。頃歲已命儒臣著樂書。獨宴樂未有紀述。其令大晟府編集八十四調。并圖譜。令劉昺撰以為宴樂新書。

臣僚乞以崇寧大觀政和所得珍瑞名數。分命儒臣作為頌詩。協以新律。薦之郊廟。以告成功。詔送禮制局。

御製律呂正統後 卷之二  
三  
典樂裴宗元言。乞按習虞書賡載之歌。夏五子之歌。商之那。周之關雎麟趾騶虞鵲巢鹿鳴文王清廟之詩。詔可。

議禮局言。先王之制。舞有小大。文舞之大用羽籥。文舞之小。則有羽無籥。謂之羽舞。武舞之大用干戚。武舞之小。則有干無戚。謂之干舞。武舞又有戈舞焉。而戈不用於大舞。近世武舞。以戈配干。未嘗用戚。乞武舞以戚配干。置戈不用。庶協古制。又言。伶州鳩曰。大鈞有鎛無鐘。鳴其細也。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然則鐘大器也。鎛小鐘也。以宮商爲鈞。則謂之大鈞。其

聲大。故用鎛以鳴其細。而不用鐘。以角徵羽爲鈞。則謂之小鈞。其聲細。故用鐘以昭其大。而不用鎛。然後細大不踰。聲應相保。和平出焉。是鎛鐘兩器。其用不同。故周人各立其官。後世之鎛鐘。非特不分大小。又混爲一器。復於樂架編鐘編磬之外。設鎛鐘十二。配十二辰。皆非是。蓋鎛鐘猶之特磬。與編鐘編磬相須爲用者也。編鐘編磬。其陽聲六。以應律呂。旣應十二辰矣。復爲鎛鐘十二以配之。則於義重複。乞宮架樂去十二鎛鐘。止設一大鐘爲鐘。一小鐘爲鎛。一大磬爲特磬。以爲衆聲所依。詔可。

禮制局言。尊祖配天者。郊祀也。嚴父配天者。明堂也。所以求天神而禮之。其義一也。則明堂宜同郊祀。周禮天神六變之樂。其宮架赤紫。用雷鼓雷鼗。又圜丘方澤。各有大樂宮架。自來明堂就用大慶殿大朝會宮架。今明堂肇建。欲行初置。十月。皇帝御明堂平朔。左个。始以天運政治頒於天下。是月也。凡樂之聲。以應鐘爲宮。南呂爲商。林鐘爲角。仲呂爲閏徵。姑洗爲徵。大簇爲羽。黃鐘爲閏宮。既而中書省言。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若以左旋取之。如十月以應鐘爲宮。則南呂爲商。林鐘爲角。仲呂爲閏徵。姑洗爲徵。大

簇爲羽。黃鐘爲閏宮。若以右旋七均之法。如十月以應鐘爲宮。則當用大呂爲商。夾鐘爲角。仲呂爲閏徵。蕤賓爲徵。夷則爲羽。無射爲閏宮。明堂頒朔。用左旋取之。非是。欲以本月律爲宮。右旋取七均之法。從之。仍改正詔書行下。自是而後。樂律歲月右旋。仲冬之月。皇帝御明堂。南面以朝百辟。退坐於平朔。授民時。樂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閏徵。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閏宮。調以羽。使氣適平。季冬之月。御明堂平朔。右个。樂以大呂爲宮。夾鐘爲商。仲呂爲角。林鐘爲閏徵。夷則爲徵。無射爲羽。夾鐘爲



閏宮。客氣少陰火。調以羽。尚羽而抑徵。孟春之月。御明堂青陽左个。樂以大簇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夷則為閏徵。南呂為徵。應鐘為羽。大呂為閏宮。客氣少陽相火。與歲運同。火氣太過。調宜羽。致其和。仲春之月。御明堂青陽。樂以夾鐘為宮。仲呂為商。林鐘為角。南呂為閏徵。無射為徵。黃鐘為羽。太簇為閏宮。調以羽。季春之月。御明堂青陽左个。樂以姑洗為宮。蕤賓為商。夷則為角。無射為閏徵。應鐘為徵。大呂為羽。夾鐘為閏宮。客氣陽明。尚徵以抑金。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樂以仲呂為宮。林鐘為商。南呂為角。應鐘為

閏徵。黃鐘為徵。太簇為羽。姑洗為閏宮。調宜尚徵。仲夏之月。御明堂。樂以蕤賓為宮。夷則為商。無射為角。黃鐘為閏徵。大呂為徵。夾鐘為羽。仲呂為閏宮。客氣寒水。調宜尚宮以抑之。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樂以林鐘為宮。南呂為商。應鐘為角。大呂為閏徵。太簇為徵。姑洗為羽。蕤賓為閏宮。調宜尚宮。以致其和。孟秋之月。御明堂總章右个。樂以夷則為宮。無射為商。黃鐘為角。太簇為閏徵。夾鐘為徵。仲呂為羽。林鐘為閏宮。調宜尚商。仲秋之月。御明堂總章。樂以南呂為宮。應鐘為商。大呂為角。夾鐘為閏徵。姑洗為徵。蕤賓為

羽。夷則為閏宮。調宜尚商。季秋之月。御明堂總章。右  
个。樂以無射為宮。黃鐘為商。太簇為角。姑洗為閏徵。  
仲呂為徵。林鐘為羽。南呂為閏宮。調宜尚羽。以致其  
平。閏月。御明堂。闔左扉。樂以其月之律。宣和殿大學  
士蔡攸言。九月二日。皇帝躬祀明堂。合用大樂。按樂  
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自八月  
二十一日。已得秋分中氣。大饗之日。當用中聲樂。今  
看詳古之神瞽。考中聲以定律。中聲。謂黃鐘也。黃鐘  
即中聲。非別有一中氣之中聲也。考閱前言。初無中  
正兩樂。若以一黃鐘為正聲。又以一黃鐘為中聲。則

黃鐘君聲。不當有二。况帝指起律。均法一定。大呂居  
黃鐘之次。陰呂也。臣聲也。今減黃鐘三分。則入大呂  
律矣。易其名為黃鐘中聲。不惟分更帝律。又以陰呂  
臣聲。僭竊黃鐘之名。若依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  
中聲得中氣則用之。是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常不用  
正聲而用中聲也。以黃鐘為正聲。易大呂為中聲之  
黃鐘。是帝律所起黃鐘。常不用。而大呂常用也。抑陽  
扶陰。退律進呂。為害斯大。無甚於此。今來宗祀明堂。  
緣八月中氣未過。而用中聲樂。南呂為宮。則本律正  
聲。皆不得預。欲乞廢中聲之樂。一遵帝律。止用正聲。

御製律呂正統編 卷之七  
協和天人。刊正訛謬。著於樂書。詔可。攸又乞收已頒中聲樂在天下者。

按補筆談云。樂有中聲。有正聲。所謂中聲者。聲之高至於無窮。聲之下亦無窮。而各具十二律。作樂者必求其高下最中之聲。不如是。不足以致太和之音。應天地之節。所謂正聲者。如弦之有十三汎。韻。此十二律自然之節也。盈丈之弦。其節亦十三。盈尺之弦。其節亦十三。故琴以爲十三徽。不獨弦如此。金石亦然。考工爲磬之法。已上則磨其端。已下則磨其旁。磨之至於擊而有韻處。則與徽應。過之則復無韻。又磨之至於有韻處。復應以一徽。石無大小。有韻處亦不過十三。猶弦之有十三汎聲也。此天地至理。人不能以毫釐損益其間。近世金石之工。蓋未嘗及此。不得正聲。不足爲器。不得中聲。不得爲樂。按此。則中聲安可廢哉。

又按攸謂黃鐘君聲。不當有二。是已。厥後乃有三黃鐘律。母乃矛盾耶。且天下固無正而不中。亦無中而不正者。獨聲然哉。

蔡攸上書。奉詔製造太少二音。登歌宮架。用於明堂。漸見就緒。乞報大晟府者凡八條。一。太正少鐘三等。

舊制。編鐘編磬。各一十六枚。應鐘之外。增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四清聲。今既分太少。則四清聲不當兼用。止以十二律正聲各爲一架。其二。太正少琴三等。舊制。一三五七九弦凡五等。今來討論。並依律書所載。止用五絃。絃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旁。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序。以爲太正少之制。而十二律舉無遺音。其一三五七九絃。太少樂內更不製造。其三。太正少籥三等。謹按周官籥章之職。敝以迎寒暑。王安石曰。籥三孔。律呂於是乎生。而其器不行於世久矣。近得古籥。嘗以頒行。今如爾雅所載。製造太正

少三等用爲樂本。設於衆管之前。其四。太正少箏塤。箏簫各三等。舊制。簫一十六管。如鐘磬之制。有四清聲。今既分太少。其四清聲亦不合兼用。止用十二管。其五。大晟匏有三色。一曰七星。二曰九星。三曰閏餘。莫見古制。匏脩八音。不可闕數。今已各分太正少三等。而閏餘尤無經見。唯大晟樂書稱匏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之成數。三者木之生數。木得土而能生也。故獨用黃鐘一清聲。黃鐘清聲無應閏之理。今去閏餘一匏。止用兩色。仍改避七星九星之名。止曰七管九管。其六。舊制有巢笙竽笙和笙。巢笙自黃

鐘而下十九管。非古制度。其竽笙和笙並以正律林鐘爲宮。三笙合奏。曲用兩調。和笙奏黃鐘曲。則巢笙奏林鐘曲以應之。宮徵相雜。器本宴樂。今依鐘磬法。裁十二管以應十二律。爲太正少三等。其舊笙更不用。其七。祝敵晉鼓。搏鐘特磬。雖無太少。係作止和樂。合行備設。其八。登歌宮架。有搏拊二器。按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王安石解曰。或戛或擊。或搏或拊。與虞書所載乖戾。今欲乞罷而不用。詔悉從之。

按玉海云。宣和元年三月十九日。樂工張從寶上。古籥一管。自陳世習其藝。按之以聲。悉協音律。太。少正聲。律呂咸備。乞頒行。從之。

又按是年復鑄景鐘。附錄於此。揮麈後錄。宣和元年八月丁丑。皇帝詔大晟作景鐘。是月二十五日。鐘成。皇帝以身爲度。以度起律。以律審聲。以聲制鐘。以鐘出樂。而樂宗焉。於以祀天地。享鬼神。朝萬國。罔不用。又在廷之臣。再拜稽首上頌。明明天子。以身爲度。有景者鐘。衆樂所怙。於昭于天。乃眷斯顧。揚於大廷。罔不時序。億萬斯年。受天之祐。此翰林學士承旨強淵明之文也。

攸之弟條曰。初漢津獻說。請帝三指之三寸。三合而

爲九。爲黃鐘之律。又以中指之徑圍爲容盛。度量權衡。皆自是而出。又謂有太聲。有少聲。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脩陰陽之奇偶。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爲迂怪。劉昺之兄熯。以曉樂律。進未幾而卒。昺始主樂事。乃建白謂太少不合儒書。以太史公書黃鐘八寸七分。琯爲中聲。奏之於初氣。班固書黃鐘九寸。琯爲正聲。奏之於中氣。因請帝指。時止用中指。又不得徑圍爲容盛。故後凡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及

政和末。明堂成。議欲爲布政調燮事。乃召武臣前知憲州任宗堯。換朝奉大夫。爲大晟府典樂。宗堯至。則言太少之說。本出於古人。雖王朴猶知之。而劉昺不用。乃自翔黃鐘爲兩律。黃鐘君也。不宜兩。時蔡攸方提舉大晟府。不許他人預樂。有士人田爲者。善琵琶。無行。攸乃奏爲大晟府典樂。遂不用中聲。八寸七分。琯。而但用九寸琯。又爲一律。長尺有八寸。曰太聲。一律長四寸有半。曰少聲。是爲三黃鐘律矣。律與容盛。又不趨數倍。黃鐘旣四寸有半。則圓鐘幾不及二寸。諸器大小皆隨律。蓋但以器大者爲大。小者爲小。樂

始成。試之於政事堂。執政心知其非。然不敢言。因用之於明堂布政。望鶴愈不至。條又曰。宴樂本雜用唐聲調。樂器多夷部。亦唐律。徵角二調。其均自隋唐間已亡。政和初。命大晟府改用大晟律。其聲下唐樂已兩律。然劉昫止用所謂中聲八寸七分。琯為之。又作匏笙埙篪。皆入夷部。至於徵招角招。終不得其本均。大率皆假之以見徵音。然其曲譜頗和美。故一時盛行於天下。然教坊樂工嫉之如讐。蔡攸復與教坊用事樂工附會。又上唐譜徵角二聲。遂再命教坊制曲譜。既成。亦不克行而止。然政和徵招角招。遂傳於世。

矣。二年八月。罷大晟府製造所。並協律官。四年十月。洪州奏。豐城縣民鋤地得古鐘。大小九具。狀制奇異。各有篆文。驗之考工記。其制正與古合。令樂工擊之。其聲中律之無射。繪圖以聞。七年十二月。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詔革弊事。廢諸局。於是大晟府及教樂所。教坊。額外人。並罷。靖康二年。金人取汴。凡大樂。軒架樂舞圖。舜文二琴。教坊樂器。樂書樂章。明堂布政。閏月體式。景陽鐘。并虜九鼎。皆亡矣。

按玉海云。宣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洪州豐城縣得古鐘九。有篆文。其聲中無射。詔令投進。又按馬

端臨曰。大樂由建隆迄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較西京銅望臬。石尺爲新度。以定律呂。於是歷建隆後。有和峴樂。仁宗留意樂律。判太常寺燕肅言。器久不諧。復以朴準考正。時李照以知音聞。謂朴準高五律。與古制殊。請依神瞽法鑄編鐘。旣成。遂請改定雅樂。乃下三律。鍊白石爲磬。範中金爲鐘。圖三辰五靈爲器之飾。于是景祐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後詔集侍從禮官參定聲律。而阮逸胡瑗實主其事。更造磬鐘。止下

一律。以大安名之。鐘聲舛鬱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于是皇祐中有阮逸樂。神宗嗣守成憲。未遑有所制作。間從言者緒正一二。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几傑請遵行祖訓。一切下王朴二律。用仁宗所制編鐘。追考成周用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稔二米直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奏之郊廟。于是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范鎮以爲聲雜。鄭衛退而請太府銅制律造樂。哲宗初。以樂來上。按試于庭。比李照樂下一



律。于是元祐中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以爲出鎮一家之學。卒置不用。徽宗欲制作以文太平。有方士魏漢津。始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說。請帝三指爲黃鐘之律度。鑄帝鼐景鐘。謂之雅樂。賜名曰大晟。頒之天下。播之教坊。于是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四朝史志序言宋樂中興以來。其制屢易。本末大槩如此。然李照阮逸劉几之樂。行而隨廢。范鎮之樂。元未嘗行。至大晟樂旣成。始盡棄舊樂。以其制頒行天下。蓋建隆之樂。至崇寧而始盡變耳。嘗試論之。樂之道雖未易言。然學

士大夫之說。則欲其律呂之中度。工師之說。則不過欲其音韻之入耳。今宋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鐘。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其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圍。且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

嘗變也。蓋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雖詳。而鏗鏘不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亦何取焉。然照傑漢津之說。亦既私爲工師所易。而懵不復覺。方且自詭改制。顯受醜賞。則三人者。亦豈真爲審音知律之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張文收輩之萬一也哉。

